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一

列傳五十四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也少力孝有志



士為營丘簿田守王曾以為有公輔器累遷

太常博士京東饑擢守密州昇貸粟于民以

賑之多所全活元昊叛夏竦徑畧陝西荐昇

可任改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歲餘西

兵解嚴以為度支員外郎知絳州久之為京

西路提點刑獄改轉運使知鄧州昇以親老

辭或以為避事范仲淹曰張昇非避事者也
乃听侍養歷直史銀河東轉運使入為侍御
史知桑事張堯佐緣貴妃恩驟用知開封府
入內都知楊懷敏夜直入禁中衛士為變而
詔不問罪昇皆極言之石介死既葬矣夏竦
次中傷富弼謂介實不死北走胡昇為辦理
之卒得不疑坐微累出知濠州諫官陳升之
言昇忠直宜在朝廷

仁宗曰吾非不知昇矣但其言太直尔升之
請其事仁宗曰昇論張堯佐六
陛下勤身克己孜孜太平奈何以一嬖人壞
之論楊懷敏六懷敏苟得志所為不減刘季
述何至是哉升之曰忠直之言人臣所難也
陛下不可以為罪
仁宗曰朕未嘗以言罪人如昇之直朕當用
之也未几為天章閣待制迂老閹直李士
知秦州轉運使修古渭城昇言古渭斗絕在
羗中无險可守餉運回遠得之更以生患既

城而羗果掘廣吳嶺絕餉道裨將劉渙帥兵
不時進擊昇以郭恩代之賊乃潰去渙以得
城不在已也詔奏恩所殺皆老稚由是從昇
知青州既而朝廷察渙之妄斥之復以昇
守秦州召蕪侍讀遂拜右諫議大夫御史中
丞時富弼為相歐陽修為翰林李士大夫
以為得人御史趙抃范師道以嘗論列陳執
中與范鎮議不同不肯就職劉沆以抃師道
嘗攻其短陰上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

進退用舍必由

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乎乃罷沆仁宗
以昇指切時事无所避曰卿孤寒乃能如是
昇曰臣朴孝愚忠仰托睿圣三子皆服冠
裳是不孤寒陛下春秋已高主豈虛位臣
見陛下之臣多持祿養交而少赤心謀國
者則似陛下孤寒也仁宗為之感動初
契丹遣蕭德賁其主宗真繪像來且求御容
未報而宗真死子洪基立遣使請于朝以昇

報聘昇至虜乃欲先得御容昇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于理為順今南朝乃伯父當先致恭虜復以洪基像來納嘉祐中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進樞密使仁宗春秋高而儲官尚未建昇昔在御史已屬建言矣至是与韓琦叶心共議力陳上前仁宗面諭曰朕已立嗣矣曰示以英宗藩邸旧名昇進曰陛下不疑否仁宗曰朕何疑哉昇等再拜賀英宗即位昇請老

英宗卿勤勞王家未嘗逸去詔五日一至樞密院昇力求退乃以彰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踰年以太子太師致仕昇忠信謹儉不受請謁分俸祿以及九族退居十有余年葺田庐于紫虛谷澄心養氣不問時事愈老而耳目聰明卒年八十六贈司徒侍中謚曰康節

孫抃字傳得眉州眉山人也六世祖長孺喜藏書為樓而置其上蜀人謂之書樓孫氏中

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絳州台試迂直
集矣院累擢右正言知制誥拜翰林李士慶
曆五年升祔 二后于

太廟拊為赦文有曰 章獻明肅皇后宜尊
陰教輔降室業 章懿皇后不推慶羨實生
眇冲頽復之思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
遊斯邈嗟乎為天下之世育天下之君不逮
乎九重之極願不及乎四海之致養 言一
至追慕增結 仁宗覽之泣下謂拊曰卿何

以道朕心中事拊曰臣少以庶子不齒于
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

陛下全心中事 仁宗為之流涕皇祐中以
右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諫官論奏拊非糾
純才拊即上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
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
采捷給若嗇夫謂之有議論刻深若刻吏謂
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死乃謂是乎若然
臣誠不能也 仁宗察其言趣視事內侍有

用特恩迁官者并奏罷之張貴妃薨追冊為
皇且有建陵立廟之說并卒同列請對固爭
之不能內曰伏不起
仁宗改容遣之陳執中為相嬖婢出外舍死
或曰嬖妾張氏殺之事聞仁宗命近侍置
獄取証左執中勿遣有詔勿推并奏數十上
執中遂罷相改翰林李士丞旨兼侍讀李士
迁侍郎并前後多稱荐士大夫又居侍從洎
如也人以為長者仁宗欲用耆老以并為

樞密副使迁參知政事并年益高于事死所
可否又善忘語言并止人以為咲為御史韓
鎮所言罷為觀文殿李士兼侍讀李士群牧
使仁宗崩禮院奏當以太宗為一世神
主祔廟則增一室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
禮官考正并等議謹按禮曰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世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
世與昭穆之者拋父子而言也若兄弟則昭
穆同不得以世數之矣國朝太祖為

受命之祖。太宗為有功德之宗，此萬世不
遷者也。大行皇帝神主祔廟，伏請增一室
為八室，以備天子七世之禮。詔從之。于是
龍圖閣直學士尹士奇、天章閣待制司馬光
諷曰：臣等謹按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
親，及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布起于
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三昭三穆之次，
故祀四世。或祀六世，其於太祖以上之主，虽

屬尊于太祖，親盡則遷。今若以太祖
太宗為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
盡，當遷于西夾室，祀三昭三穆于先王。典
禮及近世之制，既不符合。又昔詔於尹士
奇等，諷曰：臣等切以為存僖祖之室，以備
七世數，合于經傳事。七世之昭文而六，不
失先王之禮意。詔又從之。禮院又奏：乞
與兩制同議。大行皇帝嘗配何祭翰林學士
王珪奏：本朝禮儀季祿大享。

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今請以仁宗配循用周公禋父之道知制誥孫公輔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故存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存莫大于禋父存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禋父以成王言之則禋祖矣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之安在乎必禋其父

哉我將之詩是也臣竊謂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為太祖矣太宗則周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真宗則周之武王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仁宗嗣位之初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當仁宗嗣位之初倘有建是論者則配帝之祭當在乎太宗矣當時无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泯于全代願詔有司博謀群臣而議焉于是又詔再設梓等奏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于

大安者四十二年今祔廟宜以仁宗配上
帝之享以宣章
陛下爰父之大孝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存
經曰爰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
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創禮作樂
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証聖人之德莫
大于存魯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
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存也古之帝王自
非建邦啟出及造有區夏者皆死配天之文

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
存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
祐二年

仁宗詔禮官稽按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
之位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
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
祀真宗于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議
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祀明堂恐
于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徇祖而違父

也臣等竊謂宜遵旧礼以真宗配五帝于
明堂為便 詔從之 等議亦後以太子少傅
致仕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曰文懿
臣稱曰諸儒議宗廟之礼孫抃徒知七世
之數而不達七世之义司馬光以太祖為
受命之祖為宋太祖若太祖之位未正
則祀六世為合礼矣至議配祭也公輔之
論得礼之正光誨之論得礼之宜而孫抃
則惑于爨父之说當是時英宗自旁親入

繼以謂不敢廢仁宗上帝之享故勉從其

議耳

趙槩字叔平應天府虞城人也少孤立孝奉
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除著作郎集賢
校理出知漣水軍移守通判入為開封府推
官知洪州城西南隅當大江之冲水災為民
患槩建為石隄高大五尺長二百丈明年夏
水大至度与城平恃隄以至于今賴之同
知宗正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坐失奉謹監

密州酒稅徙楚州糧料院復故官職知滁州
召修起居注久之除歐陽修起居注朝
廷次驟用修躡蹀蹀知制誥而以蹀為天章閣
待制人意蹀不能平而蹀恬如也遷知制誥
以母老乞知蘇州入翰林為李士天祐二年
報伴契丹返使遂報聘焉契丹請賦信誓如
山河詩成契丹主親酌玉杯以勸蹀且以
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蹀詩置之懷袖使
還加侍讀李士累遷禮部侍郎以苞圖閱李

士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遂降樞
密副使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
為憂

仁宗命英宗令宗正蹀言宗正未足為重
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為皇子從之英宗即位
再遷吏部侍郎神宗立進尚書左丞教
求去位以觀文殿李士吏部尚書知徐州以
年以太子少師改仕居睢陽十五年而卒八
十八贈太師太子謚曰康靖蹀為人平易深

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无所怨怒非特不
形于色而又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于
至誠非強勉者歐陽修坐累对詔獄槩独
抗章言修无罪为仇人所中傷仁宗大感
悟修以故乃全人以槩為長者槩既老修亦
退居汝南槩自睢陽往從之游不飲旬日其
相乃如此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也奉進士為揚子
尉召試為銀闕校勘改集英校理通判宣州

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木患大興李校李者
盛于東南自湖李始既去而思之名其塘曰
胡公塘而李者為立生祠久之為兩浙轉運
使召还修起居注知制誥入内都知楊懷敏
坐衛士夜盜入禁中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
事久勢動中外未几召復故取宿还詞頭不
草制論衛士之受踪跡連懷敏乃不穷治誅
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正科翰林侍
讀李士迺翰林李士並端明殿李士宿為人

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群居不譁笑與人言必
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謹重不輒發
不可回正吳奎包拯建言在官年七十而未
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奉行宿以謂養廉恥
厚風化宜有漸而改一切吏議從事殆非所
以優老功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不自言
而全其美節今行之皇祐新系成上議者多
異論有詔新系用于常祀朝會而郊廟乃
用旧系宿言本稱同律而令旧系高新系下

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系未施于郊廟先用
之朝會非先王荐上帝配祖考之意遂不行
礼部四岁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岁議
已定宿独言使士子廢業而奔走死字岁不
如復用三岁之制也中皆非其言行之数年
士子果以為不便卒用三年之制
仁宗久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
宿当作青詞禱祀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
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英者立之

以慰天下之心。蓋文郎於此亦嘗言之。仁宗感悟南京鴻慶宮災，宿以謂南京宋所以受命建号而火主于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顧于祠宮，而比年救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慶立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地震，登萊尤甚，宿以歲推之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陽生于子而陰極于亥，然陰犹強而未即伏，陽犹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尤戰之会，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陽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于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宿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三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果官入金稅，几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宥地道。皇祐五年会灵宮灾，是岁冬五祀天南郊，以三全並配。明年大旱，宿曰五行大祀也，去岁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礼，此殆却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

三全並配

非古宜用迭配如初 詔韓琦議建并州為
節鎮宿以為堯迂闕伯于商丘主火而商為
宋星實沈于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 國家
受命始于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宋之分野
而并為晉地參商仇仇之星今欲崇奉非國
利也自宋与平僭偽并最後服 以崇山谷
太宗削之不使列于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
旧制嘉祐六年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
當重任尤顧惜大体而群臣方建利害多更

張庶事以革弊宿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之難
今不務守 祖宗成法而徒終 无益于治
也又以為契丹与中国通好六十余年自古
未有也若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边武
備多弛牧馬著虛名于籍可乘而戰者百死
一二又謂宜分滄州為一路以禦虜此今急
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砦主吏之職
朝廷宜守 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边臣

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事皆此類也
英宗即位迁給事中告老乃拜吏部侍郎
殿李士知杭州迁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師致
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宿少
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宿曰我有秘術能
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以此報子宿曰尔
之後事敢不勉秘術非吾願也浮圖嘆曰子
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于貴显嘗如
布衣時李問文章諸儒称述焉有弟之子宗

愈

宗愈字完夫奉進士甲科世父宿罷樞密副
使出守杭州陞辭之日英宗問子弟誰可
繼卿者以宗愈對除集賢校理召對兼史館
檢討遂知諫院修內卒盜乘輿宝器宗愈
曰長孫无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封德彝
論校尉不覓罪当死今禁殿卒為盜竊而入
內都知了不知覓乞加罪李定自秀州推官
除御史宗愈曰祖宗朝三班御史闕必詔

李士丞案歷選三丞五員外郎以名聞今定
自選人超擢非由李士丞案所荐而選任一
出執政意案為朝廷糾不法者明日知制
誥李頌李大臨不草制皆落職内班宗愈以
舍人封还詞頭為是坐奪職通判真州久之
擢吏部郎中愈劾宗愈曰宗愈以
哲宗即位除右司郎中迁起居郎試中書舍
人迁給事中又迁吏部侍郎拜御史中丞首
進六事曰端本正知難加意守法畏天 陛

下若留神于此六者則治道乃矣役成牙
校募不足訐差上户宗愈極論其非宜悉從
募便 哲宗問朋党之弊宗愈曰君子義之
与比謂小人为奸邪則小人必指君子为朋
党 陛下择中不倚者用之則朋党自
日進君子无党论拜尚書右丞為言者所攻
以資政殿李士知陳州徙成都府明年召还
為吏部尚書 哲宗親政以宗愈帥定武未
行卒年六十六謚曰修簡後坐元祐党入籍

云平年六十餘曰為儲錄坐以時入
高吏陪尚述 諸宗孫文以宗會制或末
以資老舉李士時舉以錄左降南平公五
日進武下武武高平尚述武宗修言欲河心
發 趙下科中不簡皆用之國用使自
出器小入修故保甲小入武能子武明
嘉則 黃宗問朋黨之難宗愈曰君子黨之
效嘉不且皆若上之非直惡其非直惡其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一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二

同列傳五十五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庐陵人也四歲而孤母
鄭氏守節自誓親教脩讀書家貧至以荻畫
地奉書比成人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
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宙守推官始從
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与梅
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景祐初召試為餘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

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呂夷簡惡之
斥守饒州諫官高若訥詆謂仲淹以為當斥
修以出深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著恥
事若訥以聞謫夷陵令徙乾德初為武成軍
節度判官范仲淹帥陝西辟修掌書記修曰
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
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慶立初遷集賢校理
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 仁宗登
進柱衍范仲淹富弼韓琦分列二府增諫官

員用天下名士召修知諫院未几修起居注
修每劾上延見大臣訪以政事 仁宗再出
手詔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
以筆札使具疏于前皆皇恐退而上時所宜
先者十數事于是有 詔勸農桑與李校革
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
騰口謗之修常為 仁宗分別邪正勸行其
言改右正言知制誥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
必誠 仁宗知修之文有旨不試与近世揚

億陳堯佐及修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
物仁宗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初范
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
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為
朋黨論以進必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
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无朋惟
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
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
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

虽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无朋
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义
所行者忠信所修者名節以修之身則同道
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
故君子有朋也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
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四年大臣有
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命修往視利害
修以為麟州天險不可廢又言忻州代州崑
嵐大山軍並邊民田廢不為耕号为禁地吾

東坡志林卷之三
三
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
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收數百萬斛不然他
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
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歛过重民所不堪奏
罷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以修為尤
圖閱直奉士河北都轉運使
仁宗面諭曰死為久由計有所收言
之修
曰諫官得風間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
仁宗曰第以閱勿以中外為意方是時二府

相繼以党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
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可用之矣而不問
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譏害忠矣其說不
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党欲搖動大臣
必須誣以專权其故也何去一善人而中善
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
少遇難為一求瑕唯指以為朋党則可以
一時尽逐至如自古大臣也被主知而蒙信
任則雖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权是上之所惡

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
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
使群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臣所以為
陛下惜之也為朋黨論者惡修異已又以善
言其情狀愈益忌之會修之外甥女張嫁族
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致并中修遂
起詔獄窮治張資產

仁宗遣中官監勘之卒办其証修坐左迁知
制誥知滁州徙楊穎二州復龙圖閣直學士

田守南京以毋憂去既免喪人見鬚髮尽白

仁宗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六內銓

小人畏修復用偽為修奏乞澄汰宦官

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当改官坐嘗以官

舟假人徑赦去官法当循資修引对取旨

仁宗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

李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知同州言

者多謂罪修无罪

仁宗悟田刊修唐詩為翰林李士加龙圖閣

李士開封府所代包拯以威震御下名震都
邑修簡易循理不求赫之譽或以為言修
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无不奔雖其
所短勢必不逮吾之任吾所長耳廷給事中
為群牧使唐詩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
李士儔在翰林凡八年知死不言所言皆听
河決裔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改開橫堽故道
曰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改道裔胡入六塔河
詔兩浙臺諫集議使故奏使河北知河決根

本以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以從下起下流
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
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
必決于上流耳橫堽功大難成蚤成必有復
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
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曰水所趨增沿
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无決溢散漫
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執中當國主橫堽之
議其後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臺

陳謂執中遇惡而執中廷延尚玷宰府修上
疏曰此十平之體也與此中皆國之對也
陛下用相非其以天下之事奈何委一不
死識諂邪狠慢之說者謂陛下拒忠言庇
愚相以為聖德之累未几執中罷免狄青為
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
仁宗不豫諸軍訛言籍修言武臣掌机密
而內軍情不惟于國不便鮮不為身害請出
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青知陳州修嘗曰

水災止疏曰

陛下臨御三十余年而儲官未建此久闕之
典也漢文帝即位群臣請立太子群臣不自
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以
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
享國久長為漢太宗以宗儲嗣不早定而秦
王以窺覲陷于大村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嘉祐五年為樞密副
使明年拜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

天下兵數及三踞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
圖籍凡边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改
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
中出所當知者集為摠目遇事不復求之有
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
琦傳始於神宗即位之初其出於琦者
英宗即位以疾未親政而慈聖光獻皇后垂
簾修與二三大臣往來二宮弥縫其闕卒復
昭辟再遷吏部侍郎神宗即位遷尚書左

丞修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无所隱及在二
府士大夫有所于請輒面諭奇否虽臺諫論
事必以是非詰之初朝廷欲加濮王典禮
也臺臣以修主此議專以詆修語在濮王事
中修著濮議引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服人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柔不可降
者降其外物尔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
屈也以重承太宗之尊重祖而為之屈于此
以伸于彼也生莫重于父母而為之屈者以

承太宗者六重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于至仁則不可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圣人制服為降三年為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者也今議者欲以為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也甚矣使其真絕之与是非人情也迫于義而偽絕之与是仁義者教之為偽也其議如

此臺臣既出而來者持修愈急先是蔣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修由是荐之乃為御史既而反攻修及其帷簿事連其子嬪修杜門求办其事詔詰問之奇語所從來之奇言乃之彭思永言出于風聞曖昧无實嘗戒之奇勿言神宗為其詞穷遂去修亦力求退除覲文殿李士刑部尚書知亳州迂兵部尚書知青州時諸踞散青苗錢修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利羅提奔官听民以願請不報

除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修力辭丐易蔡州
大畧以久疾昏拙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
奇而臣思守拙中方與巧利而臣欲循常以
訖功王安石遂听以舊官知蔡州修在毫已
六請致仕比至蔡踰年復請乃以觀文殿李
士太子少師致仕修昔守穎樂其風土因卜
居焉及歿而居室未備處之怡然不以為意
修之在滁也自号醉翁作亭琅琊山以醉翁
名之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

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
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
石居穎一年而卒年六十一贈太子太師謚
曰文忠修于六經長于易詩春秋其所發以
多古人所未見嘗奉 詔撰唐本紀表志又
自撰五代史記二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
春秋遺意其表傳志与迂固相上下有易童
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内
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余卷修篤于朋友

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洙孫復右介梅堯臣
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
蘇洵以布衣隱居于蜀修以其文獻諸朝
廷當時文一有所長必極曰稱道惟恐人不
知也嘉祐間朝廷進人之路稍狹修建言
以館閣育才既難得其人又難知則當博
採而多蓄之異一均其間則傑然出為名臣
矣余不失為佳士也遂詔韓琦曾公亮趙
鼎及修合奏五人一時為多修嘗稱故

相王曾之言曰息歎灼已怨使誰當且曰貧
賤當思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嘆
也惟不思而為既為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几
乎修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年未及即告老
天下高之四子登奕棊辨
棊字牀弼以父修廕守秘書省正字年十二
三修著鳴蟬賦棊侍修語之曰兒異日能為
吾此賦乃因文以遺之修又嘗書以教棊曰
藏精于晦則以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

淨所以應物善蓄者則不竭善應者則无穷
蚤奉則可亟然性習者均之易也及長奉進
士修在位及告老槩不肯言任修卒始仕為
審官院主簿遷太常博士哲宗即位為著
作郎入省為職方禮部員外郎詔議南北
郊祭或曰分祭禮也或曰合祭祀也槩曰分
祭合祭唐志有志矣吾先君子之所論也蚤
改合議者而排分祭則非吾先君子之意也
章惇入相槩以秘閣校理知襄州又知澶州

坐元祐黨奪校理元符三年還朝為吏部郎
中遷右司郎中請外以直秘閣知蔡州復係
元祐黨鐫直秘閣罷居潁州卒年六十七初
修以道德文章為三朝所知天下奉士大
夫皆師尊之而槩亦能以文章世其家有文
集二十卷其他著述又五十餘卷
臣稱曰斯文古今大事天未嘗輕以畀人
然自孔子以來千有餘載之間以其正傳
者僅四五人而已孔子既沒而孟子坐孟

子之之後有荀卿山心之後而揚雄出雄
之後而韓愈繼愈之後而修以其傳其所
以明道秘而息邪設立化本而振儒風遂
然以所學入發為朝廷之論議志以通行
夫沛然有余則功利之及于物者蓋天之所
予也故天下尊仰之如太山河日月所不
能磨而竭矣國朝諸儒以文六十七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二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三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奉進士以大理
評事知建昌縣辭以親年高改和州管庫而

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就養及親亡庐墓前
終喪不忍仕久之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
者拯曰第殺而鬻之俄有告私屠牛者拯曰
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盜色變遂引大徒知
端州入為監察御史建言一國家取士用人

不得實歲賂戎狄非禦戎之策又言諸路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于前皆摺摭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為罷之使契丹虜之典客曰雄州開便門欲誘納叛人刺候謹事耶撻曰誠欲刺之自有正門何必使門也此豈問涿州門邪虜有沮色為三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改直集英院徙陝西路又徙河北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奏罷科各務造船材木十萬及罷七州河橋竹

索數十萬奉使河北言收馬古邢洛趙三州沃壤萬五千頃悉請以予民事多施行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張堯佐挾貴妃以請自三司使拜徽宣節度景靈群牧四使撻上疏切諫語在堯佐溥卒奪其宣徽景靈三使撻數論中大臣請罷一切內降又錄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坐右及別條七事言察听納办別朋党愛惜人材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法條責臣下牽錄微過其論甚美除扈闕直學士

復為河北轉運使知瀛州除放一踏所負回
易公使各十余万仍奏請諸州毋得回易公
使不得徙揚州二州州即拯御里也親党有犯
法者拯无少貸焉坐失保任降知池州徙江
寧府召知開封府旧制訟牒令知牌司收之
于門外拯使送玉庭下办曲直吏民不敢欺
京師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园第惠民河上岁
久湮塞遂尽毀去中貴人偽增地契步教者
拯奏劾之叔貴為之歛迹嘉祐三年除右諫

議大夫御史中丞上疏請立皇嗣曰東宮虛
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群臣數以為言而
陛下持久不决何也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
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社孰大焉
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乞陛下豫建太
子者為宗廟万世計耳陛下問臣誰立是
疑臣也臣行年六十且无子非徒徕福者
仁宗喜乃曰當徐議之拯又上疏陳殺恭宗
寔之法責諸路監司听御史府自奔属官御

史不避二府荐奔兩制均至執政私第減一
岁休假日皆施行之張方平為三司使拯攻
罷之而除宋祁拯又擊祁罷遂除拯三司
使歐陽修疏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
已重矣又貪其富不止其乎拯家居避舍者
久之六年拜礼部侍郎樞密副使七年終于
位年六十四贈礼部尚書謚曰孝肅拯為人
不苟合未嘗偽辞色以悅人平居无私出故
人親党亦皆絕之入多憚其方嚴任已通显

奉已儉約如布衣時少為刘筠所知筠无子
為奏其族子為後而請还其所没田庐有奏
议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也年十七岁奉進
士既冠調古田簿廣信軍判官宦者楊懷敏
增廣北边屯田至奪民谷地无敢抗之者奎
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爭之懷敏
使人訟果他事奎為果辨其誣果遂其以免
改大理寺丞僉判武寧軍監京東排岸司時

衛士夜盜入禁中楊懷敏當宿直而為罪輕
奎言公果出車金也果無其罪也其引
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臣竊為陛下惜之
再遷殿中丞奉矣良方正對策入等擢太常
博士通判陳州加直集矣院改起居舍人同
知諫院奎劾罷仁宗禁切左右奸佞內東門
捉獲略遺禁中物下開封府劾而府尹用內
降釋之奎劾其罪尹坐斥御史許夙閱言事
卒有非實則當容之若窮其主名是後誰敢

以事告于

陛下者是自蔽其耳目也論郭承祐以旧恩
不當為宣徽使內臣何誠用石全育皆左右
私謁之害者不當用為御藥悉罷之御史唐
介劾宰相文彥博劾事連奎彥博罷相奎出
出知密州徙兩浙轉運使久之同修起居注
遷知制誥奉使契丹遇虜主加称号邀使者
入賀奎自以使事有職不為往比還中道與
虜使遇虜人衣服以金冠為重紗冠次之而

使以人輒欲以紗冠邀漢使盛服奎不許而
殺其礼見之坐是斥知寿州至和三年大水
奎上疏曰陛下即位三十四年而儲嗣未
建灾沴之發乃天地祖宗以警
陛下也不然陛下无大故朝廷无甚失而
天惟降灾何耶臣降陛下早建儲嗣以繫
天下之心拜翰林李士知開封府以翰林侍
讀李士知鄆州復為翰林李士知開封府遂
拜右諫议大夫樞密副使

英宗即位再迁礼部侍郎于是奎辞英宗
曰朕以卿嘗有建儲之言也以父喪免神
宗即位復拜樞密副使踰月拜参知政事
神宗嘗与奎言追尊宗濮王事奎对曰仁
宗于先帝有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尊事誠
牽私恩神宗深然之而王琦论玮琦曾公
亮不押文德殿班以為跋扈奎亦上疏言陶
險躁摧辱大臣神宗收除陶翰林李士奎
固執不可陶亦上疏詆奎阿附宰相陶出知

陳州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司馬光言奎名望素重今為陶罷奎其余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奎亦上言陛下所即位若奉朝大臣終亦去則于四方觀听非宜神宗乃召奎供職謂曰成王豈不疑周公耶神宗嘗對輔臣稱王安石之矣先帝召之不起今又力請郡何也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自宜用世請郡必以疾也奎對曰安石當仁宗之世嘗議刑

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肯入謝意以為韓琦祖抑故耳公亮曰安石輔相才也吳奎此言熒惑聖听奎曰臣見安石臨事施設自用護前所為迂濶万一用之必紊亂綱紀曾公亮熒惑聖听臣奎不熒惑聖听奎尋出知青州卒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曰文肅奎性強記博識百家歷代史傳記律令无所不覽少時甚貧晚貴以貳百萬置義庄以周親戚朋友之貧者死之日家无余財諸子

至无屋以居当世称之为曰
趙抃字閱道瞿州西安人也少孤貧為武安
軍節度推官有偽造印者吏以為当死抃曰
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后不造
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監賢潭州糧
料院岁滿知崇安果徙通判宜州以母喪庐
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終喪知起海陵江原二
果还通判泗州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
叔倖京師号为鉄面御史其言嘗次朝廷别

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虽小当力排而絕
之後乃死後患君子不幸而有誑誤当保持
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虽切而人不厭温
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刘沆監護其
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抃論其当罷以全国
体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孝无術且多过失章
二十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还為
宣徽使抃言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法事
命遂寢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李士李洙不

稱朕皆罷去至和中外無所不聞仁宗不豫而皇太子未定并疏請擇宗室
子弟教育于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邑知睦州甚有惠政移梓州轉
運使未几移監鉞待御史召為右司諫宋庠
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旧法至有訴于
上前者并陳其不可陳并之除樞密副使并
与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并之结交宦官進
不以道章二十余上即居家道罪二人皆相

次去位并与言者之罷并知慶州并盜賊
号維治并變通鹽法疏鑿贛石民賴其利召
知御史劾事改三司度支副使為天章閣待
制河北都轉運使前此有詔募义勇州郡
不時办官吏当坐者八百余人并被旨督其
事奏言河朔頻岁豐熟故募不如教請寬其
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以免而募之隨足迂
危罔閱直奉士知成都府并前使蜀時言蜀
人有以妖祀聚中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

從者宜特黜配及為成都遠有此獄其人皆
意抃必尽用法抃察其死他日此特坐樽酒
至此耳刑其為首者余皆釋去蜀人欢服会
榮諲除精運使陞辭遠為表不以死前真其
英宗面諭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昔神
宗即位召知諫院及謝亦神宗謂曰閔卿匹
馬入蜀以半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
邪抃知抃神宗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海傳
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皆骨鯁敢言

久遺不復死以慰縉紳之望
神宗納其說郭逵除僉書樞密院事公議不
允抃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议大夫参
知政事抃感激思奮面议政事有不尽者輒
次啟閔而抃入為心不辭奇而外皆于抃也
神宗手詔嘉之会王安石用事下視廟堂如
死人曰爭新法怒目同列曰公輩坐不諛也
耳抃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
何不可諫邪安石默然抃与安石議論多不

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別使臺諫侍從多以
言事求去抃言朝廷事有輕重体有大小
財利于事為輕而民心內失為重青苗使者
于体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不
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于体為
小而禁近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取小非
宗廟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笑言入即求
去熙寧三年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故多
盜閭抃性寬大細民多駢聚為盜抃捕獲其

情重者監配他州盜遂遁去徙青州時山東
旱蝗青獨多麥蝗將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
冬進大李士知成都府劍州民造符牒度僧
聚二百人告者以為有異謀捕以獄具抃不
界法吏以意決之必其首以私造度牒余皆
以不死喧傳京師謂為脫逆党朝廷取其
獄閱之卒死以易也茂州蕃部蠶聚境上遣
使捕逐皆乞降願殺婢以盟抃使諭之曰人
不可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

心取血閔拊僉欢呼以听訖事不殺一人移
越州吳越大飢民死者过半拊出官廩平其
硬以粟次諭富人出粟而以家貲先之民系
從焉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虽飢而
不怨復知杭州抗旱与越苛其民尤病既而
朝廷议收築其城拊曰民未可劳也罷之告
老以太子少保致仕退居于瞿有溪石松竹
之勝与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貴勢也居六年
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清獻拊和易

長厚氣貌清逸人不見其喜愠年四十九即
不御内自号知非子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
奉校礼師儒民有可與之獄有可出之
治処与成都尤為世所称道云子岷以篤行
君子也嘗為御史論事知後為太僕寺少卿
以卒
唐介字子方荆南人也奉進士為武陵尉又
為阮江令迁著作佐郎知任丘果通判德州
為御史秉行時造危鳳車于啟圣院内出珠

王為厭飾介言此武恩中午效全副出出相
太宗神御所在不可慢况為後宮奇靡之器
哉介仁宗即令徙出三司使張堯佐一日除
宣徽節度景灵群牧四司介与諫官包拯
力爭又請御史中丞王奉正由百官班卒奪
堯佐宣徽景灵二使居頃之復除宣徽使介
獨爭之不能以求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之
不報于是劾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作間金
奇錦曰中人入獻宮掖曰此為執政昨除張

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之志
德音謂是中丞進擬以此知非陛下之意
蓋彥博显用堯佐陰結費妃外隔陛下有
私于後官之名內資自為謀身之計諫官吳
奎与彥博相為表裏謂彥博有宰相才自彥
博獨專宰相凡有除授多非公議乞罷彥博
而相富弼弼
仁宗怒甚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介曰臣
忠义憤激虽鼎鑊不避也貴仁宗急召二府

以奏示之曰介言彥博曰貴妃乃政執此何
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
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別使梁適叱介下
殿即叱介別駕御史中丞王奔正修起
居汪蔡襄皆言叱介太重會仁宗中悔
仁宗中悔曰改英州別駕又明日彥博
罷吳奎亦斥而介自是以直問天下尋徙監
彬州稅通判潭州復名為殿中侍御史他日
介奏曰臣雖今言不行然將固爭之急或

更坐斥是臣重累

陛下願听解職乃除直集矣院開封府推官
出知揚州歷江東轉運使江淮發運使三司
度支別使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一日
宗與介語及諫諍事且曰朕向用張堯佐而
言者指而言用堯佐必有以皇播遷之社朕
果用之豈遂如以皇播遷乎介曰用堯佐未
必播遷使陛下播遷則更不及以皇蓋以
皇有肅宗與復社稷陛下安得有肅宗乎

仁宗愛色徐曰此事与宰相商久矣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与王陶連奏絳以險言中傷大臣奉措顛例不足以表率百司絳坐斥陳升之除樞密副使介与趙抃王陶呂海論升之奸邪交結中人進不以道不可大用介凡九奏卒罷升之介亦出知洪州明年為龙圖閣直學士河東北都轉運使徙瀛州英宗時召為御史中丞居數日又以為龙圖閣學士知太原府

神宗即位迁給事中权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神宗意欲用翰林學士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以問執政曾公亮曰荐之介曰安石不可大任神宗曰卿謂安石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耶更事不可任耶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擾必矣時執政嘗曰進除自神宗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已謀之于王

安石矣介曰此尔事也陛下不以付大臣况大事乎中书政事豈可决可否于翰林李士也未几安石参知政事奏言中书处事用劄子皆言奉圣旨不中理者什尝八九若止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介曰安石不必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執政皆忠矣犹为人臣拉命义亦难安或非其人豈不害国初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許首服以律案問欽奉法出之得免所曰罪分教与

安石爭論于

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為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為可首安石曰以為不可首者皆朋党也安石辨益辨介不勝憤悶疽發背而卒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神宗謂其先朝遺直也故大用之既卒贈礼部尚書謚曰質肅子湫門神宗以其世家擢為御史甚有直名義問終集矣殿修撰臣稱曰仁宗深仁大度与天地並奉天下

是非付之臺諫其所進退宰相皆取天下
公議臺諫是則斥宰相也以是則斥臺諫
唐介之論彥博若其言不至于大訐則彥
博去位而介亦安于職矣惟其訐乃所以
見斥也且彥博虽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
相而不問則于春秋大臣之道猶所未
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虽訐臺諫也或偏信
大臣而抑臺諫則于听言之美為有偽故
臺諫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无怨烏嗚呼
忘已以用人虚心以納諫後之人君者當
以仁宗為法

意已必用入盡心必研新錄之入故錄能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四

不列傳五十七

張方平字安道宋城人也少穎悟絕人凡書

一覽終身不再讀宋後蔡齊見之以為天下

奇才也共以茂材異等荐之中選為校書郎

知崑山縣復奉矣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又中

選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

未有以發則為嬖求大名以怒朝廷規

得譴絕以激使其眾方平以謂朝廷自景

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舍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兵出死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皆歎發兵誅之惟方平與

吳育同不果用其說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方平上平戎十策大畧以宜屯重兵河東賊入寇必自延謂而吳靈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度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後曰君能為國內人矣召對除直集賢院遷知諫院時夏人寇邊王師挫宰相張士遜嘗建言軍旅之事樞密院任其咎以故王醜罷知院事而中書自若也方平援典故請改

事總于中丞以通謀議也仁宗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院使時夏竦為
四路帥盡獲諸將四路稟復事失机会方平
請罪竦總帥使四路各自為守及慶曆元年
四方用兵蓋六年矣方平上疏曰陛下猶
天地父母也豈与犬豕豺狼較勝負乎愿因
赦宥招徠夏寇令邊臣通其善意仁宗喜
曰此朕心也是歲赦宥開諭如方平意自是
元昊通奸西師解戾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

拜翰林李士迓御史中丞初唐詢為御史以
親喪免服除還故職遠与宰相賈昌朝親嫌
參知政事吳育用故事罷詢而方平輒奏留
詢因譖育卒罷為翰林李士三司使前三
司使王拱辰請擢河鹽既立法天而未下方
平見仁宗問曰河北再擢鹽何也仁宗
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擢河北鹽
犯輒處死未太宗征河渠還父老泣訴願以
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今兩稅鹽亦是也

豈非再擢乎 仁宗曰卿語宰相力罷之方
平日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
之不可自有司出也 仁宗大喜命方平密
換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汝州為
佛老王翁七日以報 上恩加端明殿學士
慶曆中衛士為安貴妃張氏有扈蹕功樞密
使夏竦倡言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
陳執中不知所為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
身當猛獸不閱有所尊異且 皇后在而尊

貴妃古无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
于公執中聳然從其言而罷會三司判官楊
儀以請求為罪事連方平出知滁州未几復
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加扈蹕學士徙
知杭州毋喪服除判流內銓建言畿內稅重
非所以示天下是歲 郊赦畿內稅三分遂
為定制以禮部侍郎知滑徙監州走馬承受
張勉入奏廣南蠻賊儂智高誘云南寇蜀兵
已涉邛部川 朝廷促方平行且發秦渭兵

馬役民夫晝夜築城增諸弓手率三倍方平
徑至府下令悉燬所增弓手罷築城之役會
上元現燈大啟城門民心乃必定已而內即
部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流其
余党于湖南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賦四十
萬減鑄錢十餘萬又列上漕運十四策士
仁宗悉施行之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
迂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几以工部尚書帥秦
州夏酋諒祚大点集戎騎並邊蕃戶多逃匿

山林方平料闖軍馬聲言出境賊既不彊
官司馬光曰論方平无賊而輕奉宰相曾公
亮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奉我復知南京
英宗即位迂禮部尚書請知鄆州明年還為
翰林學士丞旨英宗不豫召方平赴福寧
殿英宗憑几不言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
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声曰必穎王也嫡長
而矣請書其名英宗力疾書以付方平翌
日制立穎王為皇太子神宗即位召見

側門方平曰仁宗崩厚塋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神宗曰奉先可損乎方平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神宗以為然除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論方平貪邪不當參大政光既迂以呂公著為中丞公著又以為言公著會方平丁父憂免喪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方平因陞辭極論其害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神宗謂曰能復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詔奉諫官方平以李大臨蘇軾應詔累請南京留司御史臺許之尋知陳州徙南京神宗次除方平宣徽使留京師王安石言方平為御史中丞嘗附賈昌朝今授以宣徽使无名且不可留京師遂拜宣徽北院使知青州除中太一宮使久之易南院使判益天府神宗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次

神宗謂曰能復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詔奉諫官方平以李大臨蘇軾應詔累請南京留司御史臺許之尋知陳州徙南京神宗次除方平宣徽使留京師王安石言方平為御史中丞嘗附賈昌朝今授以宣徽使无名且不可留京師遂拜宣徽北院使知青州除中太一宮使久之易南院使判益天府神宗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次

除卿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
命卒死以刳朕意乎師征安南方平以謂奉
西北壯士健馬走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
者遂條上九事新法鬻坊場河度司農請并
祠廟鬻之方平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
闕伯封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
二祠者獨不可免于鬻乎神宗震怒批出
曰慢神辱國死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廟皆乃
不鬻請老除東太一宮使後二年以宣徽南

院使太子少師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
使如旧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司
空謚曰文定方平愴慨有氣節善屬文數千
言立就嘗知貢奉有荐王安石文奪宜辟以
考校方平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次
紛更之方平惡之擬以出自是與之絕字蜀
日蘇洵携其二子軾轍游京師方平一見符
以國士而蘇氏父子名聲遂動天下云有樂
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也初名拱壽年
十七奉進士第一仁宗改賜今名除將作
監丞通判懷州遷直集英院同知太常禮院
廢后郭氏在殯有司前具上元觀燈燕拱辰
言晉大夫智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杜蕢揚
解郭氏以石禮葬豈獨大夫比即請罷御樓
觀燈及遺奠日仍禁都下声乐歷三司監鈇
判官修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初正朝廷
禦邊重西北而輕東南拱辰請倣唐制益以

東踞之潮西踞之邕容令總節制与廣桂為
五管慶曆元年益梓飢以拱辰為安撫使至
則奏蠲逋負以寬民契丹使刘六符嘗謂賈
昌朝曰塘梁河為者耶一葦可航投箸可乎
不然決其隄十萬玉囊遂可踞矣
仁宗以問拱辰对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
應以語教此六符夸言耳投險守固先王不
廢而祖宗所以限胡騎也是岁契丹遣六
符來求關南十县其出謂太宗併汾之役

奉无名之师直抵幽蓟拱辰请对曰河東之
役本誅僭偽契丹契使行在玉誠款已而寇
石嶺閼潛假兵以援賊平太宗怒其反覆既
平繼元遂下令北征豈謂无名因作報書云
既交石嶺之峰遂有薊門之役虜臣報繼好
如初迺起居舍人知開封府以右諫議大夫
杖御史中丞列示符之求閼南也虜意不測
在廷之臣无敢使虜者富弼往報聘庭折其
君臣虜辭屈謂朝廷增幣二十万而和謂仁

宗深念弼之功拱辰曰富弼不能夷狄谿壑
无厭之求謂陛下止一女若虜乞和亲弼亦
忍弃之乎金仁宗正色曰苟利社稷朕豈愛
一女乎拱辰驚惧知言之不可入也曰再拜
曰陛下屈已愛民如此天下幸甚李用和
以无舅除宣徽使又除使相拱辰言用和无
功而驕謂朝廷名器不可轻以假人甚非所
以全后家之道也又言夏竦经畧无功移疾
求郡為自安計不当用為樞密使遂罷之蘇

舜欽監進奏院回祠神燕集客有曰酒放言
為御史彈擊以舜欽易故紙為為合請屬
吏如法拱辰遂言其放肆狂率實為害教由
是皆坐重貶又中書密院總天下机務巨細
一切省覽窮日力不暇何暇遠圖哉宜悉除
細務囑之有司僧紹宗曰錫佛像惑中聚財
都人事以金銀飾投冶中宮掖亦出貸佐之
拱辰曰西師宿邊而財費于不急動士心起
民怨詔遠中使禁止之除翰林李士為三

司使首言兵冗不精費廩食宜訓練澄汰為
持久計三路飲采法當隨時盈縮以收輕重
改翰林侍讀李士知鄴汝瀛三州田守西京
除翰林李士丞旨拜三司使契丹虜主遇
之厚親御琵琶以侑酒拱辰謂其銀伴曰南
朝峭漢惟我銀伴為虜主言之虜王曰吾見
奉使之入惟富弼不可量也吾嘗問弼南朝
如卿人材有九弼曰臣斗筲之器不足道本
朝人材勝如臣者車載斗量察斯人大未可

量也拱辰使還除宣徽北院使御史趙抃論
拱辰奉使契丹搔率失言又言知潭州任額
與轉運判官李章賤市死商真珠有司具獄
來上而拱辰悉以珠進內以章宰相婿也罷
為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帥秦定二州再守
西京移北京也神宗即位還朝見也神宗言
曰臣欲納忠未知也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
黨事方作不可不戒也神宗以語執政王安石
石曰此未足為奸邪也未知也陛下意所向

比真奸邪也也曾公亮曰言拱辰在也仁宗時
已知其不正不復任用安石曰拱辰交結温
成皇后家人皆知之于是遂出守南京徙河
陽再守西京召還為西太一宮使元豐初為
宣徽南院使再守北京拱辰曰臣老矣恐不
足任事也神宗曰北門重地卿旧治也勉為
朕行拜安武軍節度使改鎮彰德卒年七十
四贈開封侯同三司謚曰懿恪公也
臣稱曰方平附賈昌朝以譖吳育拱辰党

呂夷簡以臧富弼固正士之所不与也然
四方平志大氣高有宏毅開濟之資識王安
石之奸于將用之物知蘇氏父子之矣于
未遇之際蓋有絕人者拱辰不可同日而
語矣蘇軾序方平文有云世遠道散雖志
士仁人或少賤以求用非有為而言欤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四

言

無

亦

亦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五

言

亦

亦

亦

吾列傳五十八

其

亦

亦

亦

亦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也為人質直剛勁
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
新建縣遷秘書丞集矣校理范仲淹以言事
忤意宰相貶饒州諫官御史不敢言靖上疏
論仲淹不當貶且言陛下親政以來屢遂
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坐落職監筠州酒
稅徙秦州知英州以母憂去官免喪復為校

理除右正言方是時契丹使來請和
仁宗勵精政事增諫官員將以有所為請教
言事合意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
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
且告師期請毋與和契丹朝廷患之欲听重絕
夏人而兵不以息不听生事北邊議未決請
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所幸一日使
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
不可听也契丹朝廷虽是其言犹曰夏冊不遣

而假請諫議大夫以報卒屈其議而还朝
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爰而北邊亦
无事是岁除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
攻元昊使來告捷又以請往報請通外國語
至為蕃語詩為御史劾奏出知吉州請嘗劾
茹孝標不孝坐廢靖既失勢孝標因之告靖
少時嘗犯法請問之不自為左遷將作少監
分司南京六年起知虔州以父憂去官穰智
高陷雍州乘勝連破嶺南州果園廣州乃即

喪次起靖以秘出監知潭州改桂州智高圍
廣州不克剛還授邕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
兵助討賊靖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听出兵
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靖曰邕州
与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
便宜趣交趾会兵及智高入邕州遂死外援
而朝廷遣狄青会靖兵败贼于归仁智高去
入海邕州平除工部侍郎仍帥桂管拜集矣
院李士久之徙知潭州又知青州除吏部侍

郎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則
移檄交趾名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
对曰種落犯边罪当死願购取首惡以献即
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畧上迁尚书左丞知廣
州拜工部尚书代还卒于金陵贈刑部尚书
謚曰襄言其立節嚴其軍固大軍示其威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奉進士歷漳
州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銀閣校
勘迁秘出丞知諫院無修起居注

仁宗以天下久安而西師无功慨然厭兵思
中百度排群議進用二三大臣又詔增置
諫官四員襄在選中于是宰相呂夷簡寃遇
景德襄言其過請罷其軍國大事元昊使人
乞和所請過多襄上言曰元昊始以兀卒之
号為請又改称男而号吾祖此足見羗我悖
慢之意今縱使元昊称臣而上出于朝廷
自称曰吾祖其朝廷賜之詔书曰吾祖是
何等语耶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以便親

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
為利為襄立祠于塘側又奏減闌人五代時
丁口稅之半以久憂去官服復除修起居注
御史唐介以直言貶春州別駕襄言貶太重
介乃改英州迁起居舍人知制誥御史呂景
初吳中復馬遵坐論宰相梁燾遣臺賊襄封
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当者輒封
還之仁宗嘉其有守閔其毋老特賜冠帔以寵之

迂危閩直李士知開封府迂樞密直李士
知泉州徙福州復移泉州襄為政精明而于
閩人尤知其風俗時閩士多好李而專詞賦
以應科奉襄以鄉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
李者嘗至數百人襄為親至李舍執經講問
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
鄒穆方以李行著稱鄉里襄皆折節下之閩
俗重凶事其奉浮囿會賓客以尽力豐侈為
孝往往至數百人至于親亡不奉哭必破產

辦具而后敢發喪有力者乘其急時必買其
田宅而貧者立券奉債終身困不敢僥襄下
令禁止于巫覡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
名拜翰林李士三司使
仁宗山陵襄總其事調度供億皆數倍勞費
既廣為議者所非初仁宗既立皇子而外
人稍言襄嘗有異議英宗在慶宮閱之及
親政數問大臣襄如何人回襄教請告英
宗曰三司掌天下水穀事務繁多而襄久在

病告何不更用人后夏人犯边
英宗又曰边事将兴军需未备三司当择人
襄閔之不自安遂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李
士迂礼部侍郎知杭州于是韩琦进曰蔡襄
事出于流言难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
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歐陽修曰陛下
曾見襄章疏否英宗曰不見也修曰往時
夏竦次陷富弼乃令婢子李石介出岁余李
成仍為作介与弼出謀廢立事為言者所發

賴 仁宗全弼乃免社臣出嘗為小人嫉忌
偽作臣一劄子乞汰内官次以激怒群闕
賴 仁宗保全由是而言喻大以蔡上無言
陛下曾見襄章疏犹須更办真偽况傳聞疑
信之言哉英宗曰傳聞何可言也未几襄
丁母憂以疾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于
朋友重信義閔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
嘗会飲会灵東园客有射矢误中傷人者客
指為襄天京師喧然事既聞仁宗以問襄

即再拜媿謝終不自办退之未嘗以語人
工于出人乃其字以為珍藏仁宗尤稱愛
之御製元舅隗西王牌命襄出之其後又
以襄出温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不肯出
曰此待詔戚也性嗜茶第其品目以為譜云
何知字全後成都人也奉進士由太常博士
為監察御史遷殿中擢侍御史知雜上疏言
宰相陳執中寡李術參知政事丁度怪脫樞
密使夏竦回按皆不恊人望不當在此位親

從官謀為不軌竊發寢殿而連日賊未乃內
臣楊懷敏倚夏竦翼免失職之過竦劾其罪
章累上而懷敏未去知言不已上而主出
仁宗正色曰古之諫臣嘗有碎首者今卿能
行此否知曰古者諫不行言不听故臣有碎
首今陛下從諫如流何用此奉必若碎首
危墀則美吻于臣子而過在君上臣不忍為
也仁宗悅懷敏遂斥去方是時諫官有進
奸言者以賊之根本起于太后皇后闕意次傾

中宮以進貴妃且言貴妃有扈蹕之功知曰此必奸邪之人歟陷于皇后顧和言亦起陛下詳察仁宗悟知由是名重朝廷又言郭承祐不當為宣徽使張堯佐不當為三司使居職三年以親老乞郡除直扈閤知漢州就遷集英殿修撰知梓州進天章閣待制入判銀臺司殿中丞扈昌期上所注本賜章服知言昌期異端之季不宜崇長詔追所賜文彥博少從昌期季惡知言出為扈閤閔直季士河東都轉運使劾奏故相梁適師太原賊事多弛遠徙河陽又劾內侍蘇安靜為都鈐轄怙寵不法而安靜之降為河中府鈐轄英宗即位移知永興軍徙河南府知上九事一曰開听納二曰遵典故三曰敦教化四曰办邪正五曰明功罪六曰寬刑典七曰擇監司八曰進美才九曰重名器名還判三班院知梓州始知為御史鯁切无所避為仁宗所知晚節稍回畏在梓州曰地震言陰

盛臣強以訊切韓琦又乞名還王陶以合
上意由是名聲損于御史時也後提奉玉局
現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也奔進士稍迂太
常博士知蘇州二浙飢官貸種食已而皆償
之摯曰貸民所以為惠也反撓民可乎奏請
緩期輸之慶曆中為御史杖知諫院元昊納
款石元孫來弔議者欲援赦釋之摯不可曰
元孫不能死行陳今不誅何以厲將臣哉李

用和除宣徽南院使不數日又除同平章事
摯言國初杜審瓊國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
隆功臣也晚年方伯使相人陛下豈可以名
器而私外戚哉又言張堯佐緣官掖以進恐
上累聖德仁宗曰梅摯言事殊有體為三
司戶部別使以事出知海州徙蘇州入為三
司度支別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
迂危困摯以州兵代之而民獲休息入知三
民其困摯以州兵代之而民獲休息入知三

班院出知杭州。仁宗賜詩以寵其行。徙江
寧府。拜右諫議大夫。移知河中府。卒。年六十。
五。摯資性純厚。不為矯厲之行。平居未嘗問
事。云。時。後。刻。以。中。出。以。新。民。其。後。以。入。為。三。
許元字子春。泰州海陵人也。少以廩為太廟
齋郎。稍遷太子中允。知如皋。果為吏。其術長
于治財。自元昊叛。西兵出久。无功。而天下勞
弊。三司言元有財。以主擢貨。元吉先時賈人
入粟塞下。京師多不足以償。故多償。愈不足。

則粟入愈少。而餼愈高。元謂內外俱困。謂高
塞粟之餼。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
西北之粟盈。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于是
范仲淹荐其能。擢江淮荆浙制置發運判官。
既又為使。元昊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
能足京師者。我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
上。所過州果。三月食。余其悉。癸而州果之廩
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
嘆曰。此可為于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賤

之廢也乃考故事以約信令發歛轉徙至于
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
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先是江淮
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余步益
不充至元為之步必六百萬而常余百萬以
備非常 仁宗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六路
之廣其財貨调用幣帛穀粟步千百萬宜以
其人而久任之擢元天章閣待制元在職十
有三年已而乞守郡乃以知揚州越州又徙

泰州卒年六十九

陳希亮字公弼眉州青神人也奉進士知長
沙果浮囹有海印國師者出入京章獻以肅
皇后家与諸貴人交通恃勢掘民地希亮捕
治寘諸法一果大聳去為雩都巫覡步歛民
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水灾民訛言有緋
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之不
作毀淫祠數百區勅巫為農者七十余家及
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遺去不可皆泣曰公捨

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后為開封府司錄青
州男子趙宇上言元昊必反宰相出宇為
狂徒建州而元昊果反宇自訟所部勿受即
亡至京師自訟宰相怒下宇開封獄希亮奏
乞以宇所上封事付所司其言驗不當加責
與宰相爭不已宇由此得釋會考殺外戚沈
元吉民訴之希亮坐免官盜起京西富弼荐
希亮可用起知房州素无兵備民凜然歎
亡去希亮以牢城卒杂山河戶乃百人日夜

勒部声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轉運
使以供奉官崔德贇捕盜賊诬向氏父子
為盜梟其首于市希亮察其冤下德贇獄德
贇竟抵罪歷知宿滑曹寿四州提点江東河
北刑獄入為開封府判官久之為京西京東
轉運使知鳳翔府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
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
曰此忘私也以家財償之且自劾求去坐是
分司西京遂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為人清

勁寡款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服
憚之見義勇發不計利福必極其志而後已
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即誅然實
出于仁恕故其為吏燬而不殘少時徙鄉人
宋輔時輔卒于京師母老子少希亮以女媁
其子而瞻恤其母終身其篤于恩義如此
吳中復字仲庶典國軍人也奉進士為招信
尉金壇令知捷為渠通判潭州孫抃未識中
復即奉為監察御史秉行或問其故抃曰昔

人恥呈身御史今豈荐識面臺官耶迂殿中
侍御史表行彈治宰相梁適罷中復六出通
判虔州未至知沈州復召還宰相劉沆逐言
官趙抃范師道中復論沆治温成喪天下請
之列奪俗謂鬻棺者為孝素行可知于是沆
罷相為殿中侍御史改右司諫論賈昌朝不
宜拜樞密使迂同知諫院侍御史知雜事除
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徙瀛
州改河東都轉運使進扈閣直學士知江

字府移知成德軍時方行青苗法使者至將
徧行諸邑中復謂歛散固自有期止之移知
成都府時議以永康軍為果中復以為永康
控制威茂不可廢右大旱人多流亡中復奏
請賑恤而執改遣使案驗誣以不實坐奪一
官提奉王隆規起知荆南坐用公使違法被
被罷府事卒年六十八中復為人樂易簡約
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五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六

列傳五十九

劉敞字逢父袁州臨江人也奉進士甲科為
大理評事通判蔡州召試廷直集賢院判尚
書考功仁宗賜夏竦謚曰文正敞曰謚者
有司之事也竦之行邪而陛下謚之以正
不應法令有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巨
官疏三上仁宗為更竦謚曰文莊張貴妃
追號溫成皇后有請立忌日者敞言太祖

以來后庙四室 陛下之妣也 犹不立 忌豈
可以私昵之愛而變古 越礼乎 同修起居注
尋迂右正言 知制誥 奉使契丹 敬博閱強記
素知虜山川道里 虜人自古北至柳河 回曲
千餘里 敬問曰 自松亭趨柳河 甚徑 不數日
可至中原 何不道彼而道此 虜人不虞 敬知
皆相顧驚愧 曰 誠如公言 自通好以來 置駟
如此 不敢易也 時順州山中有異獸 如馬而
食席豹 虜不知名 以問敬 曰 此所謂駁也

為言其形狀 聲音皆如所見 虜人益嘆其博
物 使還求知揚州 初狄青在兵府 諸軍訛言
藉、每出小民輒聚觀 仁宗不豫 青益為
都人所排 敬將行 言于 仁宗曰 陛下愛
青不如出之 以全終始 今外說紛紛 不足信
要當元後 憂字負青 死使負国 仁宗領之
曰 可語中丞 敬見三丞相 謂曰 向者天下有
大憂 又有大疑 上体復平 大憂去矣 而大
疑者尚存 具以青事告之 丞相唯、敬既至

州遺公卿本曰汲黯之忠不難于淮陽而眷
于李息 朝廷皆知為青癸也京師大水
彗星見青出判陳州青去之夕而彗星沒自
揚徙鄆州糾察在京刑獄嘉祐四年 裕享
群臣上尊号敬言尊号非古也 陛下尊号
尽善矣 陛下自宝元之郊止群臣死得以
為請殆今二十年死所加天下皆知盛德奈
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美哉 仁宗然之遂
不允群臣請而礼官前裕請祔郭皇后于庙

詔兩制与礼官议敬曰春姝之又夫人不薨
于正寢不赴于同姓不反哭于庙则不言夫
人不称小君徒以礼不足故名号闕而郭氏
以后廢案 景祐之詔許復其号不許其謚
与祔谓宜如 詔本礼官蘇頌張洞以為景
祐追復 詔本言后逮事先后親奉 寢園
則后初不廢又言其謚册祔庙並停則后在
謚祔可知今既有 旨復议則宜以后祔皇
后庙謚兼懷襄哀悼一字為可敬曰礼于裕

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死帝后之限且祖
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于是皆
如敬言未几御史言敬前諷郭后嘗云上
之廢后是次道人主廢后也敬曰請補外除
翰林侍讀李士知永興軍召還翰林治平中
判太常寺敬在永興得眩瞽疾求便郡英
宗曰如刘敬者豈易得哉遂出知汝州改集
矣院李士判西京田司御史臺卒年五十敬
為人明白俊偉博學自信自六經諸子百氏

下至傳記小說无所不通為文敏贍在西掖
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敬將下直為之
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文詞典雅各得其在
長安得先泰古器數十愛其款識文字奇古
因以考知三代制度与先儒所說不同者所
著春秋傳叔衡說例意林摠四十卷文集六
十卷弟子記五卷六經小傳五卷弟子奉
世
攷字彙父少踈俊与兄敬同李自刻厉博讀

群本遂偕中進士調江陰簿為國子監直講
趙槩荐致可備史館召試優等當除直史館
致與言者有憾而執政乃擬校勘廕字初知
太常禮院神宗手詔惟求太祖諸孫屬
行尊者為王以奉太祖後致曰禮諸侯不
乃天子太祖傳天下于太宗繼體之君
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太祖置後臣以謂
太祖子唯德昭德芳二人宜崇其後世勿
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陛下褒揚

燕祖休显著明矣會講勸進英者建言講官
願得坐講下太常致曰侍臣見天子應對
願日講論不可安坐自若避席立語乃古今
常禮不可許或曰人臣何嘗不坐上前令使
講官坐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何害致曰不然
人主命之坐與人主不命而請之逆順分矣
時致者不一平如致言考試開封府進士程
文有用小畜者字王介謂犯神宗嫌名致
曰此六畜之畜非嫌名也曰紛爭御史劾之

遂出通判泰州代還為集矣校理判登聞鼓
院三司戶部判官知曹州嘗精對言強盜減
罪流配多逃還御里復仇殺人捕乃六死宜
約古制凡強盜乃貸減者皆以刑代流配盜
不乃去御里全性命

神宗善之而訟者以斷趾駭中事不行曹素
多盜 朝廷立重法而盜不息故曰民不畏
死柰何以死惧之至則尚寬平務在不撓視
官屬如子姪歲中盜賊哀息名為國史院編

修官開封府判官元豐初出為京東轉運使
坐不按斥部吏罷知兗州徙亳州後轉運使
吳居厚以苛剋改財賦豐衍擢天章閣待制
致又坐廢弛奪兩官斥監衡州監倉起知襄
州元祐初召為秘書少監以疾求補外除直
龍圖閣知蔡州召拜中書舍人卒年六十七
致為人博學守道以故流離困蹶然不修威
儀喜諧謔奈以嘲誚每自比劉向也所著文
集暨五代春秋兩傳國語經史新說東漢刊

誤詩話錄芍藥譜漢官儀凡百卷

秦世字仲馮元豐間為直史館元祐初為吏部員外郎擢起居郎詔冊乾順為夏國主以秦世使西夏遷天章閣待制樞密都丞旨除吏部侍郎叔戶部尚書七年遂以樞密直學士金出樞密院事罷為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徙定州成都府坐元祐黨謫光祿少卿柳州居住御史中丞邢恕劾奏秦世合劉摯傾害碩命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

貶隕州團練副使柳州安置徙居道州再徙光州復端明殿學士知定州又知鄭州以言者落職知徐州提舉崇福宮以旧職致仕政和二年卒

臣稱曰刘敞學問无所不知論諫有余為時儒宗歐陽修嘗譬之為百鍊之英而万物之鑑也修敞相予以道义其言信哉攷言行高遠名亞敞云

吕溱字濟林揚州人也奉進士第一為將作

監丞通判亳州遷直集矣院知蘇州同修起居注坐與進奏院燕飲出知蘇州歷楚舒二州復修起居注改右正言儂智高 詔進奏院不得輒報漆言边防有警急一方有盜賊宜令諸路聞之共為備歎人不知此何計也擢知制誥知杭州久之拜翰林李士上疏論宰相陳執中奸邪不練達 朝廷故事平居罕接士人惟陰陽卜祝之流入卧内干与改事又歷數其過惡

仁宗還其疏漆進曰若止用口陳是阴中大臣也請付執中令自办遂以侍讀李士知徐州移知成德軍坐以回易公用挾私物及違法過受公使餽賂為轉運使劾奏為職分司西京久之起知池州徙襄州又徙江寧遷給事中集矣院李士除危園闕直李士知開封府為改精敏京師翕然稱之未几以疾求解遷樞密直李士提奉醴泉觀卒年五十五于 是 仁宗曰漆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迹

公府故中廢者十數年無人肯為達之者朕
近擢領要務頗著風績今忽淪亡甚可嗟悼
溱為人簡倨與賓客語不過數言性豪俊以
故獲罪然開敏善議論人多推許之

賈黯字直孺南陽人也奉進士第一為將作
監丞通判襄州還朝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
上書稱荐范仲淹富弼韓琦之矣

仁宗深重之遷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出知
陳州移許州又知襄州父疾請解官就養未

報乃弃官而歸責郢州未赴而父卒服除亦
不服青也嘉祐中入翰林奉士知開封府于
是御史中丞王疇諫官司馬光御史呂海博
堯俞等言黯以文苑進身不聞吏事遂罷復
為翰林奉士久之遷給事中叔御史中丞時
用呂海為御史知雜海以嘗言黯過失辭職
黯奏曰諫官御史本為人主耳目况一時公
言非有嫌怨且海初為御史乃臣與孫抃荐
奉臣知其為人方正謹厚今茲擢用甚允中

望臣伯与之共事必能协濟 詔以諭誨
遂就朕時人莫不矣豎也 皇子封為東陽
郡王官兼檢校太傅豎上言太傅太子師臣
也子為父師于体不順請自今皇子及宗室
卑屬除師傅者隨其迁序改授 詔兩制
如豎所奏朝論是之宰執建言請追尊 濮
王豎与兩制合議請以 濮王為皇伯宰執
不從会大雨豎上疏言水不潤下以二三大
臣阿諛容悅違背經義故致此灾變時論称

其切直以疾乞郡除翰林侍讀李士知陳州
卒年四十四豎有李識好修潔死所阿附初
登第还南范仲淹知鄧州豎谢仲淹曰豎晚
輩偶得科第愿受教仲淹曰君不憂不显唯
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豎拜其言其後豎每
以語人曰吾乃于范公不欺二字平生用之
不尽也
沈遘字文通杭州各塘人也以祖廕補郊社
斋郎奉進士第一大臣疑已在仕者不乃為

第一乃以為第二其後遂以為故事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召試直集矣院擢修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出知越杭二州

英宗即位迂尤圖閱直孝士知開封府為人明敏通達世務其知杭也以覲見憚及治開封亦然每辰起視事日中則庭无留人出与親旧往还從容談笑以示有余士大夫交称其能以為且大用矣拜翰林孝士遭母喪未除而卒年四十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也為人俊迈不群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召試直集矣院修起居注遂以右司諫知制誥

仁宗崩獬上疏曰大行皇帝永昭陵依軌典制度虽未為過侈然軌典帑庫充足財力有余可以溢祖宗旧制今國家室之財賦不支豈可以軌典為法也夫儉葬之制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于聚財此前世之極論也竊惟大行皇帝節

儉愛民出于天性死珠玉奇麗之好死犬馬
遊觀之樂服御至于澣濯器用極于樸陋此
天下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取軋與最
盛之時為準獨不傷先帝平日積儉之德
乎又上疏言天子初即位四方郡國馳表稱
賀例內官其子弟此必出于五代方鎮强悍
朝廷苟欲結以恩義弭其不臣之患故曰仍
至今未知有改今天下承平庶官猥多充滿
銓選况前日既用 危飛詔乞俾群臣頻進

一官足以推布 主上維新之澤固不須復
官其子弟以開僥倖也 京師大雨水 詔
求直言 懈上疏曰臣竊觀

陛下愛德音下以詔以求忠言然臣愚未知
陛下將收實用之邪抑收因災異奉名故事
以文之邪苟收文之則固无可議必收實用
之則于此時四方交章累疏繁叢委至而
陛下以一日万机之余未能用覽亦不过平
時章疏閱机密者則田中不出繫政体者則

下中書屬兵机者則下樞密院兩府取奏又
以下群有司及郡邑卒死所施行而后止如
是則有求諫之名而无求諫之實所謂名故
事者等耳以臣所見謂宜選官置屬令專掌
群臣所上章疏日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
便殿賜坐与之從容條講其可者則熟寃而
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后決之
使群言乃而申事奉此在天之實也又上疏
曰日者 詔諸郡敦遺遺逸之士后後廢罷

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為增損盖孔子為政
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名者則令敦遺就
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為敦遺者哉宜正其名
謂之奉逸遺間步發解后有不豫荐者開封
國奉及諸路各奉一人又至礼部奏名后有
不豫選者許主文共奉五人並至 御試時
務策中等者別為一榜如以為步增中等者
差多即乞復于進士教内減不合格者二十
人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至不遺于草莽也

出知荆南府

神宗即位除翰林李士知開封府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獬宰相富弼在告遂獬翰林侍讀李士知杭州徙青州以疾提奉鴻慶宮卒年五十一獬為文有豪氣其流輩皆不及云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也少從穆修為古文又徙孫復受春秋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四十七世孫宗願為文

宣公无擇言前代封孔子之後者在漢魏曰褒尊宗全在晉宋曰奉全後魏崇全北齊曰恭全後周及隋封郟國公唐初曰褒全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曰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后嗣也乃下兩制更定美号而令世褒遂改封宗願為衍全公加直集賢院為三司戶部判官出知陝州召為同修起居注知制誥

仁宗已復土奉虞主于集英殿无擇与知諫

院司馬光奏請親虞下禮院詳議以為无择
等奏後英宗不豫令宗正卿揖事王疇除樞
密副使公輔論其望輕繳还詞頭貶滁州
團練副使无择不即草公朝制而乞苜責之
不報迂龙罔閱直李士初執政改用无择為
翰林李士 英宗弗許以為侍讀又弗許出
知鄆州迂右諫议大夫知杭州初无择与王
安石同為知制誥時詞臣許受潤筆物安石
曰辭一人之饋不獲义不受以其物置舍人

院梁上安石既以毋憂去无择取為本院公
用安石閱而惡之以无择為不廉熙寧初安
石為政乃諷監司求无择罪遷御史王子韶
按治子韶小人也揖无择对吏鍛鍊无所以
坐借公使酒三百小瓶以送遺客遂責忠正
軍節度副使士大夫冤之有知明州光祿卿
苗振監司亦由观望發其罪朝廷遷崇文院
校士張載按治載矣者也悉為平及之罪止
罰金其幸不幸如此元豐中无择復秘書監

集英院李士判西京苗司御史臺移信陽軍
以卒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六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七

列傳六十

范鎮字景仁成都府華陽人也薛奎守蜀還
朝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儒人當以文奎
名于世謂鎮也奎進士礼部奏名第一故事
殿廷唱策過三人則礼部第一人者必越次
抗声自陳曰擢置上第鎮不肯自言至第七
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死一言廷中皆異之
釋褐為新安簿王奎正荐召試擢銀闕校勘

宰相厯籍言鎮有異材不汲于進取特除直秘閣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利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教酌定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鉄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无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

大計三司同制國用葬温成皇后太常設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刘沆前謂監護使後謂園陵使鎮曰嘗閱法吏舞法矣未閱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后設禮異同收時有勅凡内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内臣无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鎮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温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迂西官鎮言

章獻 章懿 章惠 三后之葬推恩皆无此
比乞追还全斌等诰勅時陳執中為相鎮嘗
論其无奉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杀婢
御史劾奏次遂去之鎮言今阴阳不和財匱
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閭
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疑之文彥博富
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為詣宰相居第
百官不為閃見鎮言隆之以虛礼不若開之
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
屬疎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
耳鎮曰 陛下甄別其美者用显之不 其
能乃所以睦族也 虽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
言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至和中
乃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鎮曰天下事尚有
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方今 祖宗後裔蕃
衍盛大信厚篤實 陛下拔其尤美者優其

禮教試之以政與罔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還即則真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者此天下之大慮也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臣願

陛下以太祖為心行真宗故事斷于全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章累上不報因闕門請罪會有星災其占為急兵鎮言國本未

立若累起今幸付不可以前料兵孰急于此者乎今陛下臣疏不以田中而付中士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士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效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矣耳中矣之禍不過于死而國本不立方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死所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鎮上之

豫不大臣嘗建此策矣今聞言已入為之甚
難鎮復移土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
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至矣所以貴机
會也諸公言今日难于前日安知他日不难
于今日乎凡見

仁宗面陳者三鎮泣 仁宗亦泣曰朕知卿
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罪
百余日鬢髮尽白罷知諫院改集英殿修撰
修起居注除知制誥鎮雖罷言職而死步不

言儲嗣事及為知制誥正謝奏曰
陛下許臣今復二年矣願早定大計其后韓
琦卒立策立 英宗迂翰林李士 英宗即
位中書奏請追尊 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
為宜稱皇伯高官大用極其尊榮非執政意
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
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閔鎮時判太
常寺上言漢宣帝于昭帝為孫光武于平帝
為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然議者尤非之謂

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

陛下既考 仁宗又考漢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比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以侍讀李士出知陳州 神宗即位復遷翰林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為政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鎮上疏常平之法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于唐之衰亂不足法且 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

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會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安石令常乞祈鎮皆封還其諸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 詔許辭免鎮再封還之 神宗知其不可奪以 詔直付光鎮奏曰臣

不才使

陛下慶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会有
詔奉諫官鎮以蘇軾應詔而御史謝景溫
彈奏軾罷鎮又奉孔文仲為矣良文仲對策
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灼故官鎮皆
止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
行死顏立于朝請致仕疏五上敢後指言安
石曰臣言青苗不見听一可去荐蘇軾孔文
仲不見用二可去今有人言獻忠与獻佞孰

是必曰獻是納諫与拒諫孰是必曰納諫是
蘇軾与孔文仲可謂獻忠矣

陛下拒而不納是必有獻佞以悞陛下者
不可不察也若李定避持服遂不忍毋是壞
人倫逆天理也而欲以為御史、臺為之
罷陳荐舍入院為之罷宋敏求李大臨蘇頌
諫院為之罷胡宗愈王韶上出欺罔以具造
逆事、敗則置而不問及為之罪帥臣李師
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撫拾其过孔

文仲剛遺之吻任以此二人現彼二人以此
事理現彼事理孰是孰非孰是孰失陛下
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言青苗則曰有
見効者豈非步得婚多什百万婚多什百万
非出于天非出于地非出于違誤者之家一
出于民猶魚也財猶水也水深則魚活財
足則民有生意養民而尽其財譬猶養魚而
竭其水也

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

有愛民之性大臣有殘民之術臣職獻贊而
死一言則負

陛下矣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在不測臣

竊以忠事仁祖仁宗不賜之死才听解

言戢而已以礼事英宗不加之罪才

全補畿郡而已所不以事仁祖英宗之

心而事陛下是臣自矣于此也安石怒落

翰林李士以戶部侍郎致仕鎮上表謝其畧

曰蚤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

陞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
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閱而壯之官制行
政立議大夫

哲宗即位遷光祿大夫 英宗登極祔 仁
宗主而遷僖祖及 神宗即位復還 僖祖
而遷 順祖鎮上言 太祖起宋州有天下
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
不報及 哲宗即位鎮又上言乞遷僖祖正
太祖東向之位時年凡八十矣韓維上言鎮

在 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而鎮未嘗以語
人 雖顏子不伐善介子推不言祿不能過也
悉以鎮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且名鎮
兼侍讀提奉中太乙宮固辭改提奉崇福宮
數月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初 仁宗
命李照改定大系下王朴系三律皇祐中又
使胡瑗等考正鎮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
之法又與光復論難凡數萬言後 神宗詔
鎮與劉几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 神宗

曰然虽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鎮作律尺和合升斗豆區輔斛牧圖士之又
乞訪求真黍以完黃鍾而刘几即用李照系
加用四清声而奏系成

詔罷局賜賚有加鎮謝曰此刘几系也臣何
与焉及致仕请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李
照系下一律有奇 哲宗御延和殿召執政
同規賜 詔嘉獎以系下太常系奏三月而
鎮卒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

有文集正言系曰國朝韵对國朝事始東齊
記事凡百余卷鎮清坦夷表洞達遇人以誠
口不言人过及臨大節决大义色和而语壮
為文清麗簡遠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流傳
契丹謂鎮為長嘯公云尤子百禄從孫
祖禹
百禄字子功父錯為衛尉寺丞鎮之兄也少
力奉中進士第又中制科治平中以秘書丞
知濠陽縣廕宰間提点江東刑獄徙利州梓

州兩路加直集矣院名還同知諫院論手實
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戶令虽有手實之
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
而明許告許人為仇怨則礼义廉恥之風衰
矣五路兵置三十七將許辟召布衣為叅謀
百祿曰今大師未命而已除將佐有以恩澤
用者有以瘰敗收者有未嘗徑戰陳者有以
故群盜為官者願詳覈其素叅用之又列其
甚无狀者十四人願依几果旧制將佐專教

閱余付之州果而罷叅謀

神宗納之宗于世居謀不軌命百祿同徐禧
治其獄百祿坐欺同落職監宿州酒稅語在
禧傳久之為提点淮南東路刑獄徙知唐州
入為司門郎中迁吏部除起居郎召試中本
舍人除刑部侍郎有以強盜渡河闌殺情可
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司馬光曰殺
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
刑而以為不疑原情而以為不可閱則不可

今必死則二殺之科自是死、可疑与可
閔者矣百祿在刑部用法多所平及迁吏部
侍郎元豐河决小昊元祐初水官請回河
故道俞百祿与趙居錫同行視百祿以東流
高仰不可回乞罷修河司以省大費其事遂
寢進翰林學士除卷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僚
屬以閻空歎百祿言于翰百祿曰千里之
圻而死一人之獄此上德所格豈尹功耶
復召入翰林兼侍讀拜中書侍郎是步郊祀
議合祭天地名大防蘇頌以合祭為宜百祿
曰神宗以圜丘无祭地之理遂考求先王
典禮止祀上帝配以太祖今未可輕改
明日大防等復論皇帝臨御之始當親祀
天地百祿又言祖宗圜丘合祭皆是循用
後代叔時之制不合旧典大防曰百祿之言
虽是典禮未易遽行
太皇太后以大防言為然乃已熙河帥范育
請進築汝遮納还结珠卷川三城百祿曰此

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賊烏時出居民豈得安
全歟後弃之則城費已甚其必不可與邊害
何時休息右相蘇頌以稽留除出罷政百祿
亦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河中府徙河南未行
卒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所著詩傳文
集內外制奏議凡八十卷後與元祐黨云

祖禹字淳父祖錯父百文太常博士祖禹奉
進士為校書郎知龍水果司馬光辟同編修
資治同鑑凡十五年出成光上章稱荐曰臣

誠不及也由臣碩固纂次淹久致其沉淪而
祖禹安恬靜默若將終身者除秘書省正字
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堯王制禮
以君服同于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
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
來不惟人臣死服而人君遂以不為三年之
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
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
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之

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礼尤依漢制是以百
官有司皆以服其故常容息衣服死異于行
跽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箔哉由上不為之
制礼也今群臣虽易月而人主实行丧故十
二日而小祥暮而又小祥二十四而大祥再
暮而又大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
以月為之此礼之无極者也古者再暮而大
祥中月而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
乃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礼之不经者也

漑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死服也祔廟
後即吉才八月耳而迺純吉无所不佩此又
礼之无漸者也易月之制曰祿故事已行之
礼不可追也臣愚以為群臣朝服止如今日
而未服哀至期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
又服之乃釋哀其余則君服期服可也至于
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于祥然後死
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畧如故矣擢右正言呂
公著為左丞祖禹以清嫵改著作佐郎為實

歸院檢討官迂著作郎兼侍講上疏

太皇太后曰今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臣以謂珠璣金玉之飾錦綉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于旧增多于前也

皇帝方向儒術親奉問濬日長至性未堅觀奢則奢覩儉則儉凡所以訓道至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戒若崇儉敦朴以輔養皇帝之性目不視糜曼之色耳不听滛哇之

声非礼勿言非礼勿動則奉問日益至德日隆此宗社无疆之福也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故祖禹上疏言君子之于喪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尚已而除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以除服為慶賀非君子不尚已而除之之意也請罷開樂宴惟回事則听樂庶合先王礼意

哲宗後之擢起居舍人辞不拜時以夏暑罷講祖禹上疏曰当今之務莫如奉問之為急

陛下今日孝與不孝係天下他日之治亂臣
不敢不盡之。陛下如好孝則天下之君子
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補助德業
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孝則天下之小
人皆動其心歛立于朝以邪諂事。陛下竊
取富貴即專權利夫君子之位歛行其所
孝也。小人之位君將濟其所歛也用君子則
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
之所召竊為。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孝為急

召試中書舍人又辭不拜廷右諫議大夫兼
實錄院修撰蔡確既已自罪祖禹上言聖人
之道不過以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
意後必有悔用刑宥失之于寬不可失之于
急宥失之于畧不可失之于詳自乾興既丁
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丁謂見在
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出今確已罷相
數年陛下所用多非確覺其有素懷奸心
為中所知者固不逃于。聖鑒自余偏見異

論者若皆以為黨確而逐之恐刑罰之失中
人情之不安也又曰對劾

哲宗以办邪正曰比年以來大臣以蕪容小
人為寬好惡不昭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尽
乃人宰相以進矣退不肖為取而邪正不分
豈不負國望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矣多引
鯁正之人以重 朝廷无使小人乃位為他
習 忠復除中舍人又力辭時遣都水監
李偉分道大河入孫林口均故道以解下流

之急偉回救塞宗城决口及移深州之費回
大河均故道祖禹上疏極言河无可塞之理
既而迁給事中尤力言之以為今河役不息
工費漸大臣竊謂功必不可成恐在費國財
民力 朝廷卒從其議俄閔禁中負乳媪祖
禹以 哲宗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力
劝 哲宗進德愛身又上疏劝 宣仁后保
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 宣仁后諭祖禹以
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臣所言 皇帝進

德愛身宜常以為戒
太皇太后保護
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
六顧曰而勿忘今外
諷雖虛亦足為先事之
戒臣侍經左右而有
闕于道踏實懷私憂
是以不存形迹不知
忌諱發于誠心愛
上不
敢避妄言之罪凡事
言于未然則誠為過
及其已然則又死所
及雖言死及
陛下受
未然之言勿使臣等
有死及之悔曰聞虛
語以為實戒則四海
生靈動植之類永被
其福

改禮部侍郎進翰林
侍讀李士知因史院
事宣仁登遐
哲宗親政祖禹上言
此乃宋室隆替之本
社稷安危之基天下
治亂之端生民休戚
之始君子小人消長
進退之際天會人心
去就离合之時也有
敢以奸言惑聖聽者
宜明正其罪既而外
諷洵在位者多自引
去祖禹力陳治道之
要古今成敗之理與
夫小人之情狀反復
激切以感動上意曰
請外遂以危園闕李
士知陝州紹聖初言
者

論祖禹所修實錄以為詎斥先帝又以祖禹為朋附司馬光極論乳媪事以為離間兩宮初提奉以道宮繼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韶州別駕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州卒年五十八初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李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之治亂故李者尊之目祖禹為唐鑑公子仲溫臣稱曰孔子謂仁者必有勇信哉觀鎮首

陳大計以安宗社中引古義以排政府最後以言不從遂致為臣而吻非有仁者之勇疇能爾哉夫李以古今成敗為議論任以正君惠利及人為忠矣顧又自重不求苟合遇事輒發不為利奪此則范氏之家法也哉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七

卷之五 故惠休及人 故惠休及人 自軍平來
唐貞觀初 不待夫 李公古 今在 烟 爲 好 論 其
雖 終 以 言 不 遂 遂 好 終 日 所 出 非 亦 以 飲 之
刺 大 信 以 安 宗 中 信 古 又 心 非 也 前 最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八

列傳六十一

呂誨字獻可 瑞之孫也 幼孤 力孝 性沉厚 不
妄交游 奉進士 稍遷 作著作 佐郎 知翼城 縣 僉
書 定國軍 制度 判官 知大通 監 召入 爲殿中
侍御史 彈劾 无所 避 充國 公主 下嫁 李瑋 薄
其夫 家 嘗 回 忿 恚 夜 開 禁 門 訴 于 仁 宗 誨
奏 宿衛 不可 不 嚴 公主 夜 叩 禁 門 者 不 當
听 入 并 劾 奏 公主 闕 官 者 竄 逐 之 彈 樞 密 使

宋祥不稱其瞻之望祥罷而以陳升之為樞
密副使誨與唐介趙抃論升之交結中人不
可大用昔商鞅因景監見而趙良寒心况在
盛明之朝奸邪進用中而共惡此臣之所甚
惧也章十八上卒與升之俱罷誨知江州上
疏請早建儲副韓琦等以誨及司馬光疏上
遂定議以英宗知宗正寺久之復召還臺
英宗即位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英宗
不豫慈圣光獻皇后听政内侍任守忠久

用事于中英宗之立非守忠意乘此与其
徒間謀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洵誨上
英宗出曰仁宗皇帝擢皇太后鞠育圣躬
陛下于公族授之大器皇太后鞠育圣躬
保護成德功均為重恩均為厚矣陛下報
之道為何如哉陛下違豫以來所上湯
劑未用服餌日度一日殊不知誤天下之大
且百金之子尤有倚衡之誠而万乘之貴豈
死保邦之慮邪矧又聞流議騰沸謂陛下

視朝之後，燕遠宮中，言動无節，執喪之礼未
至，奉親之道未几，果如此，乃陛下不以继
承為念，忽先帝顧托之命，忘全母鞠養
之恩，何以上奉宗庙，率教于天下也。又上
慈圣书曰：皇帝自潜德之初，殿中鞠育，保
護者三十年，先帝厭代，殿下掌握机柄，佐
佑圣嗣，克安天步，中外頼焉。比聞皇帝疾
未間，言或荒忽，而小人乘勢，阴為間謀，臣願
殿下廣乎容納之度，忘其惰慢之礼，親閱湯

劑，力為調治，謹之以威，爰示之以恩，愛如此
人，神和悅，不然三十年保育之功，一朝而弃
臣竊為殿下惜之。英宗疾久未平，海乞
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英宗小瘳，譙默
未可否事，海屢乞視万机，攬威福，延近臣通
下情，又請太后間教，日一御東殿，漸遠庶
務，自謀安佚。会小旱，回請英宗親出，禱雨
使外釋疑。太后既宥，改誨復言于英宗。
曰：太后輔佐先帝，久閱天下事，多矣。事

之大者尤宜闕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
報盛德韓琦等再用定策功迂官誨上疏論
之曰陛下以琦等有定策之功褒嘉稠疊
其如先帝何其如太后何數大臣者向
來虽有建议之请果為宗社計邪徼今日福
邪貪大功以為己力古人羞之又曰臣觀韓
琦等制以謂功逾周霍則亦近乎虛美矣周
公大聖固不當擬倫敢以霍光之事以之霍
光推昭立宣帝益先國封詔云宿衛忠正

宣德昭恩守節秉直以安宗廟其褒嘉之語
止是而已今之草制以建儲定策始終之說
皆是琦等自大室之位係人臣之力于以可
乎任守忠謀不售而惧乃更巧為諂諛求自
入海曰是不可久處左右丞言守忠前後罪
惡竄逐之曰言大奸已去其余向日馮恃死
礼者宜一切從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燕侍
御史知樞事執政建議推尊濮安懿王海
率僚屬極陳其不可遂彈歐陽修首建邪說

上負先帝累濮王以不正之号陷陛下于过奉之訖并劾奏韩琦曾公亮趙鼎附会之罪積十余章不听乃求自貶又十余章仍率其属以御史勅诘纳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

英宗重违大臣意留中不下以勅诘还之屢詔令就取誨称濮王典礼未正不敢奉詔具錄所上奏章纳中书固即请罪乃出知新州徙晋州加集矣殿修撰知河中府召為監

鉄剌使神宗素聞其強直除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始朝廷用种諤收復綏者諷者歛苗綏以固橫山之地及别与西人商略以綏易安遠塞門等處海請罪种諤不納二皆并还綏州勿幸小戎之灾務全中国之体以行迤患迂右諫议大夫御史中丞王安石叅知政事多變更祖宗法務專斂民財海属諍不能乃乃上疏悉陳其过失曰臣謹按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方陰賊害物

臣畧奉十事安石向在嘉祐中奉馭公事不
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入謝倨傲不從迄
英廟朝不修臣節慢上无礼一也安石任小
官每一迁遜避不已自為翰林奉士不閱固
辭上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
即位乃以金盞侍從之礼何慢于前而恭于
後好名飲進二也安石侍從英乃次坐而講
說次屈万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不識上下
之分要君取名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无大
小与同列異议或回奏对亩身進說多乞御
批用情罔公四也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安
石為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次奉減等科罪
挾情壞法五也安石入翰林未閱荐一士首
称弟安国之才朝廷比第一人推恩又謂
之蒲主試者定文卷不優遂罹中傷秉政未
半年賣弄威福无所不至皆公殖党六也丞
相不親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臣近臣于外皆
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书勅本朝故事未之

或閔專威害政七也安石与唐介爭論爭謀
殺刑名中非安石而是介、忠直自守大体
不能以口舌勝憤懣而死自是畏憚者中虽
宰相亦不敢較其是非陵轍同位八也小臣
章辟先献言俾政王迂居外邸离間之罪固
不容誅而安石救進危言以惑圣听朋奸附
下九也今和国經費之要会在于三司安石
与樞密使大臣同制置二司條例諸路虽名
商摧財利其实動搖天下有害无利十也臣
誠恐陛下悅其才办久而倚毗情偽不肖
知邪正无復办大奸伪路群陰彙進則妄者
漸去乱由是生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
人矣如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臣所以漉
息而言不虞瀆衬斯感動于聪明庶判别于
真偽、神宗遣使諭解誨执之愈堅且曰天
下本无事但庸人擾之安石進說願少加澄
省乃罷中丞出知鄧州誨虽在外遇朝廷事
尤言之不置時方行青苗助役謂之新法誨

西上章條陳其不便又上書曰臣聞治天下
審所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今大臣不能遵
守法度以尊崇王室小臣乃以智計謀身遂
合時務比來新進之用朝奏暮召小言一入
遂要大利皆自謂不同世俗乃曰矣人奔必
立異是非相反談兵者以起事攘奪為御戎
之策言利者以年斂腹削為惠民之術罔上
之論類如此一有攻其利害隨而斥逐之是
持峻法以固新令將杜天下之口虧損盛德
莫大于此會有疾乞間官提奉崇福宮誨曰
上章乞致仕曰臣本无宿疾偶值匠者用術
垂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詎察
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
之指下衬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艰行走非祇
憚跋盪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
之奈何然一身之微固不足恤其如九族之
托良以為憂是思竊祿以偷生不若引年而
退改以身疾而喻朝政也誨既致仕久之而

卒年五十八誨家貧自奉甚薄嘗分俸之半以給宗俗之孤嫠者為言朕前後皆以彈奏大臣不去不已天下推其鯁直王安石初執政神宗虚心敬信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可致太平誨獨言安石不可用極力劾奏將對于崇政殿而司馬光侍講迺英閱之將趨資善堂與誨相逢光密問曰今日請對次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勸止其疏誨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

執邪見不通物情轻信難回喜人佞已听其言則美施于用則踈若在侍從尤為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裒光曰今日之論未見不善之過更加籌慮可乎誨曰上新即位富于春煠所與朝夕謀議二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願可緩邪章卒上海由此罷其後言者相繼斥逐百姓患苦安石受法于是司馬光乃服誨之先見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奏誨

忠乎先朝有不撓不回之節歟望優加贈典
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詔贈通議
大夫以其子由庚為太常寺太祝自海罷去
御史劉述劉琦等顛繼以言安石被斥
劉述字孝升吳興人也奉進士累擢至刑部
郎中為京西轉運使召為侍御史知雜事兼
判刑部王安石始參知政事述上疏論當今
所宜先者其疏曰臣聞帝王之接物也貴以
至誠為先教不足任也夫惟至誠為能終始

万物為能事神接人行之至者雖金石无情
尤可以動之况其有知者乎是故人君以至
誠接于下則臣下以至誠事其上若夫教
以臨人而不由至誠則人亦將以不誠事之
非所以感人心之道也非徒不足以感人心
則又將以怪朝廷之心故夫任教者醇
德之病中人用之以為非宜况人主之尊乎
臣恐輔道之臣有以此術開陛下者
陛下不信而行之適足為累耳未于盛德未

見其補也臣又聞全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
群言為用而陋儒之論以為必操獨斷之權
使威福必出于己臣下不得而與之然後人
君之道尊嗚呼其亦不思甚矣夫萬機之叢
朕臣庶之夥繁而收一一聽以斷之非所前
聞也夫所謂獨斷者謀之于中而斷之以已
爾非謂勿詢于下而獨出于上之謂也勿詢
于下而獨出于上是謂自用耳人君自用使
事不能中其理尤以罪于古人又况未能盡
然乎臣恐補道之臣有持此說誤陛下者
陛下信而行之遠足為累耳其于盛德未見
其補也臣又聞人稟一元之氣而生所稟于
厚薄故其質有美惡之別焉若办于訥出于
自然非美惡之所係也是故其質美矣而其
辭訥焉不害為君子其質惡矣而其辭焉不
害為小人知人之術當覘于質性何如不當
較其办于訥此漢文帝所以不拜畜夫也臣
願陛下以文帝為鑒不貴曉、巧办之人

使中外聞之不敢飾虛言以來以爲天下幸甚臣又聞王言惟作命一出則天下風行而景從之不可不審也今夫令之出也下未及行而已追改之矣一有使令也其人未及往而已易之矣此季布所以窺文帝淺深也臣願陛下以文帝爲戒務持重毋易由言研慮于內咨謀于外計其可久而必行之天下幸甚陛下躬攬萬徵動踰宵旰而未嘗休息彼之所謂補弼之臣其間才力必有不堪其任者也不然何致陛下勤勞之至也臣願陛下察其不堪任者而絀之奉矣才而屬之毋使天下日入于不治窈譬之人有疾也初在腠理不治已而博之血脈菴石之功尤可以及之于斯時也又忽而不治浸淫至于膏肓虽有芻扁之死如之何也已恭惟陛下首推至誠以御下而不由杖救博詢中智而不任獨斷不旌口給之人不審再三之令精求蹈道富才忠力者而委任之然後血

脉之疾可除而崇石之功加于天下矣既而
安石定謀殺听首之律述率同僚丁諷王師
元封勅还中丞至于再于是御史中丞吕海
请如刑部议卒莫能奪故謀殺而听首天下
非之既而还与同时御史刘琦亦顛極論安
石又独论中執法李属不拘扶任非祖宗
法安石怒琦顛貶監当而劾述与諷等不奉
法之罪翰林李士司馬光上疏曰臣聞孔子
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乃其
言則去此古今之通义人臣之大節也彼謀
殺已傷首自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
既違中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
下之心也夫繼食鷹鷂求其鷲也鷲而烹之
將安用哉今琦顛所坐不过踈直忤犯大臣
遂斥為監当臣竊恐來者側目掛口以言為
諱威福移于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
福也臣願陛下赦刘述等勿治其刘琦等
别与除一本資序庶几稍息群議不報諷等

咸誣伏述獨謂朝廷顧不當劾言事官卒不
承取知江州後數年而卒

劉琦字公宣、州宣城人也。少穎字安道常
州死錫人也。俱以進士第。熙寧初，琦自通判
歙州召為侍御史，穎自烏程舉召為侍御史。
秉行王安石初，乃改專律，曾臆輕易憲度，侵
奪三司利柄。而曾公亮休違固，寃畏避不言。
琦與穎上疏，以為安石自忘奉歷官以
來，莫不如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孝者。故天

下士人心，死不啗，向謂之為矣。

陛下六閔而知之，遂致位公府。今遭時，乃君
如此，專當以平時所奉仁義之道，啟沃全心
以廣聖德。今乃首以財利之說，務為容悅，言
行乖戾。一至于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不知
安石之心待

陛下為何如主也。陛下天資英悟，不世而
出，堯舜至治，指日可復。今反以伯國諸侯之
術，唐室衰世之事，誘惑

上听何不恭之甚也臣等願

陛下奮乾剛之斷罷安石重任以慰安天下
元之之心曾公亮仕居丞弼被遇

三朝自当悉慮竭忠以身許国反有畏避安
石之意陰自結援更相称譽以固宠荣致安
石奏对之際唯肆強办多生横议豈執政大
臣之体乎况公亮久妨矣路无補時政亦宜
罷免安石怒貶琦為監处州鹽稅顓監瞿州
鹽稅顓將出臺于中坐罵同時御史孫昌令

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特以王安石昔
居憂金陵君為幕府官奴事安石以故乃為
御史今日亦当少念報国奈何專欲附安石
永美官顓今乃罪分当遠竄君在後為美官
自未乃策即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遂拂衣
上馬脫官後數年琦起為通判鄧州顓徙秀
州而卒琦年六十一顓年五十三

臣称曰吕誨正色立朝有蹇、匪躬之節
論大政爭大事知死不言、死不尽蓋誨

有言責者不乃其言剛去于戢業俯仰死
愧矣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斤誨之然哉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八

東都事畧卷之七十九

列傳六十二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父益都官員
外郎安石早有盛名博聞強記為文動筆如
飛觀者服者精妙奉進士高第僉書淮南節
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乃知鄆縣安石好讀
書三日一治縣事起隄堰決陂塘為水陸之
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與奉枝
爰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荐

安石恬退不次進用可以繳奔競之風尋再
召試又固辭乃以為郡牧判官出知常州由
是名重天下提点江東刑獄入為三司度支
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居頃之除
直集英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修起居
注固辭不拜遂除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
以母憂去服除英宗朝累召不起

神宗即位除知江寧府召為翰林學士初入
對神宗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

為先神宗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唐太宗
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
盡合先王俱乘隋亂子孫又皆昏愚所以獨
見稱述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
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嘗以為
高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以中人為制
也神宗曰卿所謂責难于君朕自視眇然
恐死以刳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
一日講席群臣退

神宗曰安石坐曰有次從容與卿論議者曰
言唐太宗必曰魏鄭公劉倫必曰諸葛亮然
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
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禹陛下
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
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
中百年承平孝者不為不多然嘗患無人可
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禹
有皋夔稷禹傳說之矣必為小人所蔽曰
卷懷而去耳自古患朝廷无矣者以人君不
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則矣人虽欲自
達无由矣神宗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
无小人虽堯舜之時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
能办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為堯舜也若使
四凶仍肆其讒匿則皋夔稷禹之安肯苟食
其祿以終身乎未几除右諫議大夫參知政
政事安石既執政神宗曰人皆不能知卿
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曰經

術者所以經世務也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經術不可施于世務神宗曰朕察人情比于卿有歎造事傾搖者朕嘗以呂海為忠實毀卿于時事不通趙抃唐介救以言扞塞惟恐卿進用當立安此風俗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安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于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增俵收粟使蓄積之家死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粟凶歲穀貴傷民故減俵出粟使蓄積之家死由邀勒貧民須令貴粟物俵嘗平公私兩利也安石以常平法為不善更將采本作青苗亦散與人戶令收息二分置提舉官以替之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為百姓惟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請拋家貲高下各令出亦僱人充役向者役上皆上等戶均之其下等單丁女戶

及品官僧道本來无役安石乃使之一槩輸
之于于是賦歛愈重市易之法听人賒貸果官
賫財以田宅以金帛為抵当三人相保則
給之皆出息什分之二过期不輸息外每月
更加罰之百文之二保甲之法始曰戎狄驕
傲挾漢唐故地有征伐開拓之志故置保甲
乃藉鄉材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
戰陣又令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
閱每一丁教閱一丁及諸果弓手亦皆易以
保甲其保甲習于游墮不復務農京東西兩
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任北監司自
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具復
又立賒貸之法又令民封狀增俸以買坊場
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采便司廣積
糧谷于臨洮州果以備饋運而天下駭然矣
自安石受法以來御史中丞呂海首論其過
失安石去其位神宗出誨刘琦亦劾刘述
又突論安石專肆胸臆輕易憲度殿中侍御

史孫昌合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
亦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亦罷諫職呂公
著代呂海為中丞亦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
等法諫官孫覿李常胡宗愈御史張戩王子
韶陳襄程顥皆論安石安法非是以亦罷去
前年相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乞罷諸路提
舉官依常平旧法行之奏至安石稱疾求分
司亦神宗不許時翰林李士司馬光當批卷
安石指言先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亦

神宗諭安石曰詔中二語乃為文皆迫之過
而朕失于詳閱當令呂惠卿諭亦旨翌日安
石入謝回為亦神宗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
朝士朋比之情且曰亦陛下欲以先王之正
道勝天下流俗故与流俗相為輕重流俗亦輕
重則天下之人与流俗亦陛下欲重則天下
之人与陛下亦輕者与物相為輕重虽千鈞之
物所加損不过銖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
之道以沮亦陛下之所為是以亦陛下与流

倍之叔遠爭輕重之時加鍊而之力則用力
至微而天下之叔已均于流俗矣此所以終
也 神宗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熙寧三年
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御史中丞楊紘御史劉摯陳免役之害坐斥
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忤安石罷知雜
御史謝景溫初時安石亦以不合去六年命
知制誥呂惠卿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以
子雱兼同修撰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
安石率群臣入 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
功 慈圣光獻皇后 宣仁圣烈皇后間見
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
天下 神宗亦流涕退會安石裁損之安石
重為解乃已七年 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
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位遂拜吏部尚書觀
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三經義成拜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初呂惠卿為安石所知

驟引至執政安石去位惠卿遂叛自安石再相苟可以中安石死不為也安石子雱率安石力求去九年拜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判江寧府安石丐奉祠以使相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為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拜特進改封荆國公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為呂惠卿所誤每嘆曰吾昔交游皆以國事相絕意甚自愧也皇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傅紹聖初

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廷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廟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從祀後又罷安石配享神宗廟而奪其王爵初安石提筆修撰經義詞釋詩出周官既成攸之李官天下号曰新義晚步為字說二十四卷李者爭傳口之心于徑試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既尽廢士亦死復自得之李故當時設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已安石又著實錄

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
范鎮呂海蘇軾及一時之矣者重為詆毀而
安石不卹也安石性強忮遇事无可否自信
所見執意不為回至議安法而在廷交執不
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必論輒數百言中不
能絀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
不足卹罷斥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門下儂
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自復相步余罷終
神宗世八年不復召而恩頤不久哀云弟安

國安禮子雱

安國字平甫自非角未嘗從人授李操筆為
文語皆驚人神宗即位近臣荐其才行為
武昌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監召對神
宗曰卿李問通古今以漢之文帝何如主也
對曰矣主也神宗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
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宮定變
故于呼吸俄頃之際恐无才者不及是然能
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

與賈禮文凡至刑使一時風俗恥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神宗曰王猛佐苻堅以慕容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也人何也對曰王猛睚眦之忿必報專教苻堅以峻刑法殺人為爭此必小臣刻齒以慢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又問安石秉政物議何如對曰但恨聚歛太急知人不以耳神宗默然久之除崇文院校書改著作佐郎秘閣校理初呂惠卿諂事安

石安國惡之一日安石與惠卿論新法于其第安國好吹笛安石諭之曰宜放却聲安國曰公惡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曰却俠獄陷安國見俠僑安國坐非毀其兄放狗田里步余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祐中復秘閣校理子荐安禮字和甫中進士第召對神宗次峻用之以兄安石當國乃為崇文院校書久之直集賢院出知潤州移湖州為封府判官同修

起居注故事左右史記言動无由輒有所陳
至是許直前奏事召試知制誥彗星見安礼
上疏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沴意者執政大臣
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叔射者不察上惠
養元之意用力憚于溝瘠取利寃于園夫
殆以名星變臣願陛下省不急之政務紓
不勝之工力至于祈禳小數貶損旧章恐非
在天以實者進翰林李士知開封府事至輒
斷庭先田訟久係待办者一切論决京師稱

治元豐四年拜尚書右丞迁左丞御史言安
礼在湖潤与倡女為共政遂罷以端明殿李
士知江寧府迁資政殿李士知揚州改永
興軍太原府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祿大
夫安礼姿貌奎偉有口办嘗以徑綸自任而
開畧細謹云其著述已數千言奉進士為旌
虜字元澤未冠著述已數千言奉進士為旌
德尉作策三十余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
訓傳及佛土义解六数万言有以虜出閩者

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搜旨撰詩書
又擢天章閣待制出成迂危圖閱直李士虜
病疽已弥年辭不拜卒年三十三贈左諫議
大夫 詔即其家上虜所著論語孟子又虜
論議刻深嘗稱商君以為豪杰之士言不誅
異論者法不行嘗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安
石曰見誤矣政和三年封臨川伯從祀文宣
王廟虜死子以族人之子棣為後 徽宗時
為顯謨閣待制

臣稱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
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兵為事擯老成
任新進斥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佞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一

出傳六十三
陳升之字陽升建州建陽人也奉進士為校
書郎知南安縣徙知漢陽軍為監察御史張
堯佐以後宮親為三司使升之言其不可堯
佐遂改為宣徽使景靈宮使升之復言其不
可且曰已成之命雖不可以臣故追奪自今
願以天寶為鑒防杜間隙升之亦言事然持
論不堅也改侍御史知雜事拜天章閣待制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

出傳六十三

陳升之字陽升建州建陽人也奉進士為校

書郎知南安縣徙知漢陽軍為監察御史張

堯佐以後宮親為三司使升之言其不可堯

佐遂改為宣徽使景靈宮使升之復言其不

可且曰已成之命雖不可以臣故追奪自今

願以天寶為鑒防杜間隙升之亦言事然持

論不堅也改侍御史知雜事拜天章閣待制

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尤囹閣直李士知真
定府名知諫院迂宰相文彥博屢乞罷政升
之等恐樞密使賈昌朝復相乃疏其交通其
女謁之罪昌朝由此亦罷四年迂樞密直李
士知開封府改右諫議大夫拜樞密副使臺
諫官唐介呂誨趙抃王陶言升之交結宦者
以囹柄任升之遂家居求罷 仁宗手詔召
出之介等復閣門待罪 仁宗乃兩罷之升
之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
二年為陝西安撫使復拜樞密副使以母老
乞便郡除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越州徙
大名府遂拜知樞密院事與王安石同制置
三司條例司熙寧二年拜禮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為人深沉
多敏善傳會以取富貴始為小吏與王安石
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升之在樞府安石亦
執政多受更制引升之共事升之心知其
非而竭力贊助之以故先安石為相既拜乃

言制置三司條例司難以僉士臣罪宰相无
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司者臣
道也人臣固可稱升之曰今之有司皆領一
職之名非執政之所宜稱安石曰古六卿即
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
于理三公无官以六卿為官周公以三公為
冢宰蓋其他三公或為司馬或為司徒或為
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三師古之六卿猶今之
兩府也宰相虽无所不統之不過如古冢宰
而已冢宰掌邦治至于拜教邦政邦禮邦刑
邦事則虽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
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條例
則不可神宗謂安石曰卿獨領可乎安石
請用韓絳乃听升之免條例司升之時為小
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天下謂升之為筌
相以毋喪去位終制拜同平章事樞密使契
丹遣蕭禧來議河東地界理屈卧都亭駟不
敢為升之曰致饗授館有常禮过期曲田宜

即裁抑禧慙沮乃行以足疾求罷拜鎮江軍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請老以
故官致仕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謚曰
成肅初升之母竇娘至季秋為祿月又僦善
推策以九日吉而升之以是日生故名從九
從日字升之至神宗立乃以字為名云

王珪字禹正成都華陽人也徙家開封父準
為太常博士秘閣校理珪少好學日誦數千
言及長博通群書奉進士廷試第二為大理
評事通判揚州召試奉士院遷太子中允直
集英院同修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其文
曲麗有西漢風嘉祐初為翰林奉士初詔以
三聖並配于郊溫成皇后立廟城南牲幣裸
獻登歌設樂同太廟珪曰三后並配歟以
致孝也而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歟以廣恩也
而僭乎享親也于是郊太祖專以配而改溫
成廟為祠近世享郊廟堂上升歌有節鼓而
瓦祝歌珪言祝歌所以著樂之終始八音豈

容有闕顧 詔有司考古增定之是步明堂
始置祝敎点節鼓而用搏拊以八音以
仁宗以英宗為皇子珪當草 詔明日請對
崇政曰殿天下望立皇子久矣果出自上陛
下意乎 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曰
陛下誠能為宗廟社稷計天下之福也于是
退而草詔 英宗即位珪撰 仁宗謚曰珪
言者賊不誅貴幼不誅長古天子稱天以誅
之次稽旧典先請于郊遂為定制 仁宗既
祔廟珪以爰公配天之義請以 仁宗專配
明堂明年小祥礼官言當以十月禘祭太廟
而未終三年之制宜行時饗既禫請行禘祭
珪曰神主祔廟已嘗告祭奈何禫畢復行饋
食乎 詔議濮安懿王典禮珪与礼官合奏
宜依先朝封贈尊称皇伯濮王三夫人當封
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卒如珪議
除端明殿李士迂翰林李士承旨熙寧元年
当郊祀 神宗疑諒陰珪曰王制喪三年不

祭天地社稷為越佛行事不敢以卑廢尊
真宗居 明德皇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
年遂享太廟祀天地于園丘請如故事其服
冕車輅儀物音樂緣事神者皆不可廢從之
三年除參知政事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吳殿大李士元豐二年以階易官珪時
為禮部侍郎當為正議大夫遂越拜良青光
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
修國史珪嘗荐張璪不用珪曰臣為宰相三
荐璪笑而不見用是臣失職也請罷 神宗
喜曰宰相當如是 神宗欲以內侍李憲主
兵珪奏非 祖宗故事 陛下獨不鑒漢唐
之乱乎五年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
蔡確為右僕射初 神宗既新官制先謂執
政曰官制將行欲新旧人兩用之又曰御史
大夫非司馬光不可時珪確相頽失色珪憂
甚不知所出確曰 陛下久欲收復靈武公
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自是西師

深入灵武之役死者十余万盖自西边用兵
神宗常持浅攻之议虽一胜一负犹不至大
有杀伤至于西边将帅习知兵事亦无肯言
深入者非珪确不厯外任不习边事无敢开
此议者 神宗不豫珪奏乞立 皇太子请
皇太后权同听政候全体康復依旧 神宗
首肯之 皇太子既立未几 神宗升遐
哲宗即位拜金紫光禄大夫封岐国公薨于
位赠太师谥曰文恭绍圣四年章惇奏 神

宗寢疾之際中丞黄履言大臣奏请建储珪
尝语李清臣他家事外廷不当与邢怒又诱
高遵裕之子士京上言珪当元丰末尝招
其兄士克询通裕以建储意遵裕怒叱其子
勿再往及议建储珪初死语蔡确与章惇共
诘之珪乃曰 上自有子何议之有用此為
珪罪遂追取万安軍司戶參軍元符三年其
子仲修訴其父寃乃尽復故官贈謚及蔡京
用事以珪為臣不忠入党籍後以受八宝赦

出籍云珪有文百卷号華陽集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也為人有智數少
奉進士為知州司理參軍移繁昌令改著作
佐郎知閤卿果犇維知開封府奏為巡官後
尹責確廷參確謂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礼
今輦轂下比肩事主虽故事不可用尹不能
屈神宗閱而嘉之它日臺官闕執政奏乞
除官神宗曰祇用不肯階墀見開封尹有
遂除監察御史稟行王韶開熙河費用无莠

郭逵奏韶盜貸官帑詔杜純推治純奏以實
宰相王安石怒再遣確鞠于秦州確希意達
純皆坐謫安石喜迁直集兵院除御史知杂
事詔定奪渭州運河及黄河潛川把利害
確主范子渊而抑熊本罷知制誥確遂代
本知制誥知諫院三司使沈括以論免役事
詣吳充確言括為近臣見朝廷法令有所未
便不公之言而陰以異論干執政意王安石
罷相大臣于法令有所更易故為朋附之資

耳括坐是出知宣州又刻宣徽使郭遠徑制
安南逗撓不即平賊天章闕待制趙高失措
置芻糧觀文殿李士王韶知洪州謝表妄為
自潔之辭均过于上又論陳絳汗醜朋附不
宜居侍從于是遠以左衛將軍安置高降賊
韶落賊知鄂州絳罷知制誥確益以禪擊為
已任初相州有盜劫殺人州處以死大理寺
以相州斷是刑部用斬以法引案問臧等方
論爭不決會皇城司奏獄事枉法者以御史
中丞鄧潤甫監察御史上官均治其獄有旨
遣確詣臺參治潤甫均欵辦理于上前確
獨鍛鍊其事潤甫均奏確掠訊過差人悉誣
服確即劾二人党有罪請併逐之又任殘賊
吏日引諸囚如使者處問狀稱冤者輒苦辱
之 神宗遣諫官黃復中使李舜奉審衆囚
不知為詔使无敢一辭異于是皆抵罪而潤
甫均俱出確遂代潤州為御史中丞兼直學
士院太學生虞蕃訟李官確與舒亶治其獄

確遂劾參知政事元絳為其族孫伯席私禱
奪官孫諤葉唐懿補內舍生諤唐懿坐貶絳
罷政確遂代絳為參知政事人謂其為知制
誥為御史中丞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
之位遂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
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
與羅織之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神
宗嘗對確稱刑恕謂其久在銀中當遷確不
可神宗不顧確有机巧退恕遷為著作郎
自是恕為確党矣神宗不豫繼而小康將
御殿而疾再作確令恕要皇太后姪公繪
公紀至東府令往見恕曰家有桃着白華
可愈人主疾幸田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
公繪等驚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
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冲勿宜早定议
雍曹皆吳王也公繪等惧曰君欲射吾家徑
去恕又往問確曰上疾再作而外廷不知
禁中必有爰有大臣為之表裏者公為宰相

不知一上起居狀一日片紙以某人為副公
未知死所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
大夫素灼心乎確悚然曰且奈何恕徐曰
上不豫公能办建儲一事則如太山之安矣
但今日建儲不比異時當為備確曰如何恕
曰宜用知開封府蔡京領劔子令待安于外
公但作間疾以入若大臣有異議者京呼領
劔子斬之祇可使章惇知韓鎮已下不可使
知也確愧謝謂恕曰君見子厚謀之惇時為
門下侍郎恕見惇如對確言確遂約左丞相
王珪及知樞密院韓鎮與惇等同入問疾至
政事堂確惇議紛紛珪徐曰上自有子確
惇不能起事入對福寧殿珪奏乞立延安
郡王為皇太子皇太后叔同听政神
宗許之太后于簾下泣曰相公等能如此
甚佳抚哲宗曰兒孝順自皇帝服第不
离左右親出佛徑願皇帝早安珪等出遂
二王于殿門外惇厉声曰上立延安郡王為

皇太子矣二王曰天下幸甚確惇既出禁中
死他事蔡京乃放散劄子 神宗崩 哲宗
即位迂通議大夫王珪薨代為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為山陵使以祔廟迂正諫議大夫為
言者攻其惡確不自安乃求避位除觀文殿
大李士知陳州弟碩為軍器少監坐贓抵罪
確坐故縱奪戢知安州徙鄧州復觀文殿李
士時知漢陽軍吳處厚奏確在安州作詩借
却處俊事以訛訕 太皇太后詔確具析確
奏曰臣在安州有瀕溪田有却處俊釣臺
曰嘆其忠直見之詩句臣僚謂臣訛訕君親
此最為深切處俊唐之直臣而上元中高宗
令其子周王等爭朋角勝為不及次傳位于
武后皆為處俊論議所回故臣詩曰嘆其有
敢言之直氣今臣僚以臣為訛訕其誣罔可
見伏惟 太皇太后以 帝之祖母垂簾所
政而輒死故引唐高宗次遜位与皇后之事
上瀆全听以此論之孰為大不恭孰為非所

宜言也遂責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傳堯俞
朱光庭梁燾范祖禹刘安世論確怨謗不道
人臣所不忍聞按確与章惇黃履邢恕在於
元豐末結為死党確惇執政倡之于内履為
中丞与其僚屬和之于外恕立其間往來傳
送自謂圣主嗣位皆有定策之功確所以桀
驁恨愎无所忌憚若不早办白解天下之疑
恐岁月浸久邪說日行离間而宮有傷慈孝
于是宣仁后謂輔臣曰皇帝是以神宗長
子承父業乃分当然昨神宗服業既久
曾回宰執入对吾以皇子所出佛经示是
時中中唯首相王珪奏延安郡王為皇太子
余人无語確有何策立之功再責確英州別
駕新州安置卒于貶所年五十七明年章惇
為相追復確確觀文殿太子黃履復為中丞
与言官來之邵張商英刘拯論確先朝碩翁
大臣宜尽復官爵恩数乃贈太師謚曰忠懷
又追封成衛二国公蔡京按政自謂与確同

功遂以確享。哲宗廟廷御本元豐受遺定策殊勛宰臣蔡確之墓賜其家其後京牧用其子渭論其父定策之功未几渭更名懋宣和中拜同知樞密院贈確清郡源王賜御製確傳立名墓前一門貴震當世靖康二年天子即位之二日有旨办宣仁圣烈皇后诬谤命国史院撰实刊修播告天下確追貶武泰軍節度副使懋单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臣称曰自古有天下者必傳之子由禹以

來莫不然也不幸當世主末命之際大臣有受遺輔政二理之所必然者而小人当此遂謂有定策之功可乎嗚呼神宗之与子宣仁之立孫庸有異议而確敢貪天之功乎敢以臣而誣君乎迹其奸凶謂当播其惡以正典刑而乃因詩罪之竄死嶺嶠以啟後日之禍誣累宣仁者几三十年馴致大乱而後已抑国家之不幸也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一

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

仁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

議未決充請

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

仁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

議未決充請

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

仁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

議未決充請

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

仁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

議未決充請

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

仁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

議未決充請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一
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
仁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
議未決充請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一
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
仁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
議未決充請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一
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
仁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
議未決充請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一
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
仁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
議未決充請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一
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
仁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
議未決充請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一
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
仁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
議未決充請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一
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
仁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
議未決充請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一
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
仁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
議未決充請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一
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
仁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
議未決充請

令奉国出樞前使得見命上以安遠人訖者
是之也神宗為穎王遴選府僚以亢為翔善
加直史館下英宗召對群臣殿謂曰李士真
國器也擢同修起居注亢言皇子受室領于
婚禮不可廢公主下嫁不可殺旧姑之尊禁
英宗溪納之許神宗在藩邸一日自禁中还
英宗語曰朕以翔善端直朴厚已輟為諫官
矣遂知制誥知諫院神宗為皇太子以亢
兼右庶子神宗即位迁亢圖閣直學士王
陶以御史中丞彈宰相韓琦等不立外朝班
其言多過忝知政事吳奎言陰陽不和由陶
所致也神宗命陶為翰林學士而奎持之
三日不下亢疏曰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
不和執政之咎也奎不自咎而以咎人其言
豈不悖哉方今陛下新即大位命出輒廢何
以今天下乎奎由是內罪為樞密直學士知
開封府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西人犯邊
朝廷次命大臣討之亢曰天下財力屈未可

用兵宜諭以邊臣生事曰抚其人若不從命
然後出兵益有名矣曰條上其事曰詔報之
曰朕承五圣大器日惧不克永為受寄之
重故前咨詢群公欲求良昼且休此役又內
有所愧惧者卿奏困賊之計甚為內策已悉
如卿奏未几其國主諒祚死西人請和或欲
乘此更取塞門之地亢曰幸人之喪非計也
請以綏州易之議既定會陳升之至闕請城
綏州韓琦亦不取慶綏州事遂格亢為人系

易不忤物有長者之譽然在樞府充位而已
于是諫官孫奭論亢以為不才亢引疾辭位
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越州徙知鄂鄭虔
三州迂吏部侍郎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
謚曰安簡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也父式為左侍禁
以終京幼俊迈不群式常取其所讀之題其
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
沒十一年京奉進士自鄉選至廷尉俱策名

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名試直集英院同修起居注張貴妃崩追策為皇后時禮官吳充以中宮在執不可出知高郵軍充言是不當逐亦罷斥不半步復為記注名試知制誥宰相富弼京之嬾翁也易尤困闕待制知揚州徙江寧府拜翰林李士知開封府韓琦為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言富弼使往見之京謂琦曰公為宰相而京不妄詣公者乃所

以重公也豈曰傲哉出安撫陝西迂群牧使久之以端明殿李士兼翰林侍讀李士知太原府夏國主秉常遣使來又以兵犯塞神宗問京方畧多見所用復召為李士知開封府改御史中丞京上疏論時政因陳六事神宗以示王安石、深抵之至謂京燭理不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神宗曰京作中丞恐失職安石曰京作中丞克位尔非能啟迪陛下聰明也神宗曰朕欲以京

為樞密副使卿意何如安石曰陛下用之
何不可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神宗
又欲用吳充參知政事安石以親嫌為言乃
以京參知政事充樞密副使京與安石共
政數與爭辦于上又荐劉攽蘇軾為外制
神宗不從神宗嘗問周世宗何如京曰世
宗威勝于德故享國不永安石曰世宗之殂
遠近哀慕非无德也安石率以強辦勝同列
類此王韶言秦州荒王几方須可募人耕以
資邊費事下帥司揭示李師中等以為見有
地一項余數十畝尔京與文彥博論韶欺罔
生事及遣韓琦往示鎮乃望以言乃謂傍荒
田四千余頃議者謂鎮取弓箭手地以為荒
田數云時議令祖周官兵乘之制令保甲養
馬京以為不可會選人節侯上本直言政事
闕失因荐京之矣言事者以為交通罷知毫
州徙河南府徙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夷
人叛徙知成都府夷人寇雞標闕京出兵夷

人惧請降說者歎蕩其巢穴京禁侵掠恤傷
殘給稼器餉糧使匈奴人出犬豕盟愿世為
漢藩召知樞密院易通議大夫樞密使以疾
未至神宗夢京造朝甚慰乃賜京詔有
渴示仪形不忘夢寐之語及病愈造朝神
宗首以所夢之語三司火神宗御右掖門
示之顧近璫曰急走馬步司就近差兩指揮
之兵救之京奏曰故事兵洎為樞密院宣
旨內臣傳宣祭兵不可啟神宗然之即于

榻前出宣付近璫而出時論以京為是頃之
以規文殿李士光祿大夫知河陽改成德宣
復知河陽哲宗即位進銀青光祿大夫拜
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改鎮彰德告老遂
以規文殿大李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復告
老以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七十
四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登第時張堯佐倚
外戚欲妻以女使吏擁入其門頃之中人以
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不肯就力辭之

其後京擢用嘗荐种諤种誼有將帥才兩人者咸能以功庸自見鄂倅南宮成故子京善京執政而成已亡矣遂以却恩官其子又嘗過外民之親朱适詢其婢乃中年進士妻也京惻然請而嫁之其篤于故旧者如此所著文集奏議三十卷

元絳字厚之杭州餘塘人也奉進士擢高寺殿試被斥復奉進士中第為著作佐郎知靖海果江淮制置司達言私敗鹽五二十斤以

上坐徒絳曰海傍之民恃鹽以生非群販者止管而縱之累擢江西轉運判官又為轉運使儂智高反嶺南而宿軍邕州歲漕不足以絳直集英院而廣東轉運使建瀕江水砦數十以待通寇繕治十五城樓堞器械皆備軍食有余以功迁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召為監鈇別使擢天章閣待制累迁工部侍郎為河北都轉運使拜右園閣直學士知鄆開記為翰林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熙寧

五年中士奏請以禘祖神主祧遷兩制詳
議絳苜奏自古受命之主既以功德享有天
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以稷契為
始祖者以其承契稷之本統使契稷自有本
統承其後而湯與文出文為別于之後則自
當祖其別士不復以契稷為祖矣所以契稷
者非以有功與封國為重輕也諸儒遠見契
稷有功于唐虞之際故以謂祖有功若祖政
有功則夏后氏何以劾鯀乎今太祖受命

之初立親廣目一禘祖始一禘祖之上世數
既不可復而知然則以禘祖之為始祖先疑
矣倘以謂禘祖不當比契稷為始祖是使
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以有功加
其祖考也况攷毀其廣遷其主而不耐于子
孫之室此豈所以稱祖宗尊祖之意哉謂宜
以禘祖為始祖之廣翰林李士縉雖言昔
先王既有天下迹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
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太祖皇帝存養仁

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
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一宋太祖无可議者
禧祖于太祖高祖也然仰述功業未見其
所自上尋世家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
契稷奉之竊恐于古无考而于今亦有所未
安也天章閣待制孫固言漢高帝之曰天下
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曰為始封而光武之
與不敢尊春陵而祖高帝今國家擬南面之
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皆太祖之授也不

當以禧祖替其祀請以太祖為始祖而
為禧祖立廟如用人別祀姜嫄之禮禘祫之
日奉祧主東面此祧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
祖屈之意也乞特為禧祖立室主祧置其
中由太祖而上親及迭毀之主皆藏之
禧祖之室禮官章衡等請以禧祖為別廟蘇
祝請以一禧祖祔景靈官神宗以固議問
王安石曰為祖立別廟自古无此禮姜
嫄所以有別廟者蓋姜嫄禘神也以先妣故

盛其礼与歌舜皆序于先祖之上不然刚用
不為馨庙而立姜原者何也 神宗以安石
論姜嫄之言為然于是 詔依絳等議奉
禧祖神主為太庙始祖絳立朝无特操在翰
林詔事王安石然甚工于文辭名流皆推許
之拜三司使三司大諾侍讀李士未几復取
為群牧使拜參知政事会太孛生虞蕃上土
訟博士受賄不法逮繫諸生時絳子耆字校
本崇文銀詞連耆字御史臺捕耆字下吏絳
上疏願納賤祿乞許耆字即訊于外許之絳
坐斥知亳州改潁州明年除資政殿大孛士
提牽中太一宮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孛年
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謚曰章簡有文集四十
卷讞獄集十三卷

臣称曰宗庙之設大矣設宗庙之事者必
謹于礼宋興創業垂統自實太祖而始祖
之奉乃捨本統之所曰而推追尊之所自
是豈合于礼哉元絳之言美則美矣而未

盡善也至今太祖東向之位尤未正云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也奉進士稍遷秘
書丞為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深知之引為
編修中書諸房文字神宗為穎王以固侍
講王府東宮建為太子侍讀神宗即位
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
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復領銀臺封駁燕侍讀
與議始祖固議上見元絳傳韓琦嘆曰此
議足以傳不朽矣迂右諫議大夫老固閱直

奉士初神宗問固曰王安石朕欲以為相
可乎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
然宰相自有度而安石為人少容凡四問回
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救議事不合
久之出知真定府熙寧末以樞密直奉士知
開封府元豐元年擢同知樞密院事諜者告
夏人幽其主神宗巡狄西討固諫曰奉兵
易解村雉前後論之甚苦神宗意堅甚固
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指伐之分裂其地使

其酋長自守。神宗笑曰：此真鄙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說真渡河者，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之者？神宗曰：吾以屬李憲。固曰：西伐大事也，豈可使宦者為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乎？神宗不悅。他日，固又言曰：今五路進師，而况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既死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其後師果无功。神宗始悔不用固言。初，設五

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熙河入，輒不赴。乃自開蘭會，歛以弭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虽以蘭會罪，不可赦。然虽不用君子，与之易。大中大夫樞密副使遂知院事，引疾去位。除觀文殿學士，知河陽。提奉崇福宮，迁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鄴州。元祐二年，除侍讀，提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侍郎，進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五年卒。于位年七十五。贈開封侯，同三司。謚曰溫。

靖元符二年追所贈官列元祐党籍

以固嘗為直神宗官僚特出籍云

惟此

高

係

下

神

自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一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二

蘇列傳六十五

蔡挺字子正應天府宋城人也其兄抗字子

直登進士補太平州推官平江軍節度掌書

記頴川郡王佖讀英宗在藩印器重之請

于大濮安懿王頊得與游每見抗衣冠尽礼

義兼師友再迁太常博士通判秦州為秘閣

校理知蘇州徙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英宗

即位召對語抗曰卿朕故人勿以常礼自踈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一

也以為工部郎中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
議追崇濮安懿王抗引禮為人後大一統
之又指陳切至涕下被面英宗之泣會京
師大水推原答証在濮園議執政以抗在言
路不使之名試知制誥罷諫取進危園闕直
李士出知定州英宗曰第行且名卿笑頷
王立為皇太子除抗詹事未至英宗崩改
樞密直李士知秦州後靈駕發引抗曰大慟
哭遂泊疾日中而卒年六十挺忘奉進士為

度州推官富弼使契丹奏以挺從行弼以所
議誓王有所更易遺挺自雄州馳駟諸中出
白抗政仁宗次知虜中事亟召挺有父
喪所服衫帽對便殿范仲淹宣抚陝西河東
奏通判涇州徙鄜州挺知弼仲淹與呂夷簡
不同道乃持其机事泄于夷簡遂為開封府
推官提点京畿刑獄至和中河決商胡挺坐
與李仲昌建議塞北流以入于大塔而河決
追一秩停所居官嘉祐中起知南安軍擢江

西提点刑獄時盜賊為江西福建八州之患
挺告諭所部私藏器甲者與其首納原其罪
所泊兵械以万計于是盜賊者乘步增賣盜
四十余万治平初召為陝西轉運劄使上本
論禦戎攻守大計遂除直龙園闕知慶州三
年諒祚寇順大城裏良甲占帽以皆戰挺先
選強弩八百列于壕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
諒祚遁去挺按視馬練平左通廊延右固華
池地形便可城即遣將護築城成分蜀羌三

千守之賜名荔原堡春神宗即位除天章閣
待制徙渭州挺建勤武堂輪諸將每五日一
教閱五位為隊五隊為陳、橫列三鼓而出
之並三發箭復位又鼓之逐隊于刀奔出以
走鼓節之為擊刺狀十走而復以上凡復位
皆閉金即退騎兵六五位為判四鼓而出之
射戰盤馬先教前一日將官点閱全備乃赴
教再閱之隊中人馬皆強弱相兼強者立姓
名為奇兵隱于隊中遇用奇則別為隊出戰

涇原路內外凡七將又涇儀州左右策應每
將皆馬步軍各十陳分左右各第一至五日
閱一陳此其大槩也 神宗甚善其法時土
兵有闕 詔募三千人提奏以义勇点刺累
年虽訓肄以時而未施于征防可以按府兵
遺法俾之分番更戍无補所闕土兵 詔問
挺措置遠近分番之法挺即條上以涇渭儀
原四川义勇分五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
十五日上九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

月罷周而復始比之募土兵省費多矣從之
挺又檢括並边生地漢番昌耕田四千八百
頃募佃以充边儲即人冒市番却田挺聞自
首免罪法復內地八千頃刺弓箭手三千養
馬五百鎮戎軍三川高平定州砦旧壕外有
曹英新壕兩壕之間土膏腴東西四十里南
有土山挺因險築砦乘高四望護壕內地及
覘賊往來築十八日畢開地二千頃募弓箭
手三千人耕守之賜名熙宇砦熙宇初賊兵

數萬集于瓠芦河挺度其必入寇勒諸將分
守冲要七日而賊至奇兵出賊不意遂驚潰
遣四將分路進討破落勒緩等七族迂右諫
議大夫賊數萬寇華池大順嘉原諸砦挺正
遣總管張王德諸將兵合萬人策名虜解圍
去慶州軍亂關中大擾遣張王將兵招捕至
知遇賊尽殺之 神宗曰慶州兵叛不至猖
獗注原之力也迂龙圖閣直學士五年召拜
樞密副使 神宗問挺注原訓兵之法召部

將扈于崇政殿以為諸路牙校法北虜以云
中地界久不決挺請尽召还河北緣边戍兵
示以死事兼可積蓄迨諸曰奏乞置三十七
將有正副及畿果及諸道兵分肄皆給席符
以河北路次第為額又以河北兵數教習不
如法緩急不足用奏乞于陝西選兵官訓練
京城門鑰不嚴緩急无以防奸請置銅符以
嚴防禁從之七年以疾罷為資政殿學士判南
京留守司御史臺卒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

溢曰敏肅挺為人，有智計，多詭譎，自以有勞，久由作為歌詞，有在金玉關人老之句，因中使以達禁中。神宗閱之，遂召用之。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也。奉進士調新安簿，建昌軍司理參軍，因客游西邊時，神宗初立，韶內知天子智勇有志于天下，乃上平戎策曰：國家欲制西夏，當復河湟。自唐乾元以後，吐蕃陷河隴，至今董毡不能制諸羌，而人自為部，莫

相統一，宜以時并有之，以絕夏人之右臂。凡數千言。神宗覽而奇之，召問方略，以為秦鳳路徑畧，司机宜文字。時青唐俞允老珂族大，難制，而渭源諸羌與夏人誘，今附已有司，請討且城之，韶以為非計。遂親帥救騎直抵其帳中，招諭之。且由宿，以示不疑。青唐渭源皆遷其族，隨韶徇附，改保平軍節度，推官名對。因言渭源成紀間有曠田萬頃，可募人營田。及秦鳳諸羌互市之利，歲在商賈者不知凡

千万乞置市易以实边 朝廷從之改著作
佐郎提举凤翔西京节度使兼管营西市易
公事蕃僧结吴叱膺康尊新罗结潜迎董容
请武胜军立大法谋昏夏国有异吞诸羌之
志韶谕以村福招兵豪酋撤四苛降之结吴
叱膺等互解内羸昏未几康尊新罗结就擒
于吴诸羌多附降者其後结吴叱膺出降俞
危珂率其族十二万口内附熙宁三年韶奏
息田敏知秦州李师中言其不实夺一官既

而还之入对加太子中允除秘阁校理五年
改渭原砦为通远军以韶兼知军韶上所降
蕃部版图内地二千余里口二十余万以功
授右正言直集英院加集英院修撰奉兵城
渭源堡破蒙罗角遂城乞神平破抹耳水巴
族初贼恃险韶领师至抹邦山踰竹牛岭压
贼军而陈下令曰敢有言退者斩使皆下马
少息贼乘高下战官军稍却韶麾帐下兵逆
击之贼溃走获首虜器甲焚其族帐洮西大

震會木征度洮來寇余党復集抹邦山韶語
諸將曰若官軍至武勝則抹邦山可一奔而
定即趨武勝遇木征首領瞎羔等与戰破之
遂城武勝、故武始郡也賜名鎮洮軍復
遣將擊破木征、走弟結吳延征奔其族
二千余人并大首領李蘭占等出降陞鎮洮
軍為熙州以熙州洮岷州通遠軍為一路即
熙州為帥府進韶扈闕待制知熙州領兵
由香子城討河州木征戰敗弃城遁降羌反

圍香子城而諸羌屯積慶州以應之韶回軍
次擊諸羌而木征復入河州韶擊叛羌解番
子圍破積慶寺而還迂樞密直學士韶復將
度洮畧定南山地築回樂砦結河当川二堡
韶自領兵破河訥城固守之又城香子令諸
羌人謀伏兵南山斷官軍咽喉不利即伏木
臧城韶謀知之遣將賜其伏兵投之穿露骨
山南入洮州界破木征弟巴占結尽遂南山
諸羌木征留其党守河州自將親銳尾官軍

伺擊韶分兵為兩道別遣將其一攻河州而以其一將逆木征所在與戰破走之韶至河州時守者尤以為木征至已而知其非乃出遂城之韶又至馬練川降瞻吳叱進攻拔宕州通洮山踞岷州本令征以城降進軍岷川通熙州踞疊州欽令征洮州郭廝敦皆進軍以城听命巴占角亦以其族來附是役也行軍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復州五辟地東西千里斬首三千余級獲馬牛羊以萬計以功

迁端明殿李士兼充國閔李士左諫議大夫入覲進資政殿李士兼制置涇原秦鳳軍馬糧草賜崇仁城第一區韶還至吳平會知河州景思立出兵踏白敗績賊圍河州韶曰賊所以圍河州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以待我不若以兵直趨定羌遣將破耳金欺當二族進次寧河分兵討南山羌賊失援驚潰初思立輕敵聚軍賊勢復振而京師風霾旱災連仍論者欲弃河湟神宗為之

盱眙食教邊中使戒韶駐熙州持重勿出及是
捷聞神宗大喜賜韶嘉之韶還熙州邊將
以兵循西山出踏白後賊党望風奔潰斬獲
甚甲于是木征請降進覲文殿李士禮部侍
郎七年拜樞密副使以母老乞外任除覲文
殿李士戶部侍郎知洪州以表謝上御史蔡
確言其罔慢落職知鄂州久之還旧職復知
洪州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襄
敏韶好兵喜殺有方畧及罷樞府獻所著書

名曰癸卯自身之李皆荒浪狂譎之語云九
子厚為將有功端徽宗時為顯謨閣待制
嘗著作東觀後為兵部侍郎以左道誅
厚字處道少從韶兵間習羌事以父任為大
理評事後以文易武為禮賓副使佐熙河帥
府會吐蕃種落其王瞻征隄拶爭國厚與河
州守將王貽歡招揀羌人復地師出塞下邈
川諸城瞻征以其屬來降厚以青唐隄拶擁
萬騎出迎遂定青唐元符末涅鄴不守厚坐

貶監隨州酒稅再貶賀州別駕柳州安置崇
亨初復故官自隍鄯弃叛羌多罗巴等迎隗
拶之弟曰溪賒罗撒復国 朝廷賜隗拶姓
名曰趙懷德令还邈川溪賒罗撒之党謀掩
殺之懷德惧奔河南議者謂諸羌連結且生
边患朝廷方謀鎮輯而大臣有荐厚者賜对
命知河州兼经畧使厚请择人以自助遣童
貫与皆至乃如京王閔厚进清兵邈川与诸
将分部向进于是高永年为统制以官兵三

万出京王厚以兵三万出安乡多罗巴结連
鄯廓兵中未会使其三子長曰阿令结次斲
鋒麻令次阿蒙駟数万人据險自守进擊敗
之殺阿令结斲鋒麻令阿蒙駟目中流矢而
去遇其父來援告之乃俱遁进至隍州攻三
日拔之以功拜威州團練使帥熙河溪巴温
之妻大掌牟率诸部籍土地请降既乃宥之
京師三年厚命高永年以左軍循宗水張誠
以右軍出宗谷厚以中軍出綏遠会于宗哥

川溪賒羅撒置陳倚北山厚以中軍登山攻其背自督強弩迎射之賊大敗溪賒羅撒以一騎馳去未至鄆州五里偽國主龜茲公主曹宜結牟及大酋李阿溫率衆開門降更鄆州曰西字州拜武勝軍節度使初大掌牟之入見也逗畝降鄆州防禦使初大掌牟之入見也徽宗親抚諭使昀而誘致其子至是趙懷德遣使約降而尤豫未決厚以出諭之懷德遂送款復武勝軍節度使還朝提奉中太一宮卒

贈字遠軍節度使謚曰莊敏

薛向字師正京兆長安人也以廕為太廟齋郎調永壽簿稍遷監在京擢貨務知廊州時大水冒城鄆州兵廣總振武二指揮戍延州營兵聞之詣別總管王與求還兵不能洪乃相率北向而至則家人无存者乃聚謀為盜郡人恐震向遣親吏訊之曰冒法以救父母妻子人之情也而不听汝向者武帥不知愛之故也汝听吾言坐向收親屬之尸吾当貸

汝恟者吾言武帥不听汝死唯頻笑皆泣謝
境內乃安向言河北采法之弊以為稱邊十
四州悉仰食度支步慶五百万緡入豪商蓄
販之家得米粟百六十万斛其實才直二百
万緡耳而步費五百万緡入富商蓄販之家
今既用見多實賈革去虛加之弊矣雖然必
有必佐之則其法可行故迨穀貴則采法規
粟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給采費以救民乏
軍食有余則置倉以待不足使見多行而三

利奔則河北之谷不可勝食于是置采便糧
章司以任向以又為提点河北刑獄兼采便
事入為開封府判官三司度支判官陝西轉
運副使兼制置解鹽又以向提奔買馬監牧
向吏事精銳所至以便治問

永昭復土計用多糧五十万貫石南三司不
能備議者請移陝西緣邊入中王永安具向
陳工不可遂以其教獻坐嘗夜至灵王具向
入馳駟与应灵具令崔令孫爭舍驚迫令孫

至死降汝州頃之復以為陝西轉運副使向
使陝西八年其課最為濬一千三百四十餘
万市鹽為官鹽繼而斥三千三百一十餘万
市馬于邊馬匹四万五千餘乘芻糧為石米
五千二百二十餘万而奉

昭厚二陵給賜刺兵民別費多糧又百万和
謂取綏州向与謬不儀命以所部兵出塞城
綏州议者以和謬拔癸兵当謀謬貶隋州向
貶知絳州再貶信州移鳳翔府又改潞州

王安石執政以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領均
輸之取運舟兵工交利侵資貿易其則托風
水沉舟以威迹多不下減二十万斛向始募
客舟運費寡而良旧弊悉去兼領廣南福
建坑冶市易拜天章閣待制权三司使迁右
諫议大夫王韶開洮河費不貲而悉力營办
迁龙圖閣直学士以樞密直学士给事中知
定州迁工部侍郎入見論兵于
上前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向知民不便蓄馬

令議改諫官舒亶劾奏向論事反覆无大
臣体罷知穎州改隋州卒年六十六向為吏
有心計其商畧財利无遺弄然亦多病民也
有子嗣昌在

徽宗時為尚書

臣稱曰蔡挺以边臣用王韶以熙河奮薛
向以財利進夫殺人之村莫大于用兵而
聚歛之村与殺人等嗚呼嫁怨于上以為
身謀而謂我能辟土地充府庫也是亦不

志于仁而已

東畧事畧卷之八十二

